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七

講義

尚書序

書記言古右史之策也昔管仲有云古之登封者皆刻石紀號字有彫毀孔子睹而不識至記其登封之君則以無懷氏爲首然則伏羲以前固有字畫特未以之教民爾伏羲氏出書契始作文字浸興是故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墳言大也典言常也周官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謂倚相能讀墳典然則皇墳帝典固已粲然吾夫子篤生晚周得古書三千餘

篇於是悉力整彙刪除繁冗如班固謂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亦云此周時號令也以至先儒謂許行所指神農之言與夫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凡若是類悉刪不錄以定爲百篇蓋勛華揖遜而典謨興湯武革命而誓誥作此蓋世道綱維而吾夫子定書所執以爲依據者秦法日急仇視聖經孔安國之祖子襄收其家書藏之屋壁漢至孝文有意復古詔求治尚書者聞濟南有伏生勝故秦時爲博士召不能起亟遣晁錯受業焉纔得秦誓以前二十餘篇爾魯有共王聞遺音於升堂之頃乃盡得科斗書焉科斗蒼頡古文體也周用之至秦更爲八體其一曰隸以科斗之體而定今文之隸於是爲二十九篇然猶未有傳也自安國作訓詁而義以明書既成會有巫蠱事隋唐以來其傳浸顯正觀中孔穎達爲之作正義而後書之義益無餘蘊矣書之源委大畧如此雖然學者誠能知天道人治立於帝堯故聖人以堯典爲始悔過用賢治道根本故聖人以秦誓爲終以其大綱大領者推爲致君濟民之用則古文訓詁傳授如區區前所陳者皆筌蹄芻狗也觀書者必有攷於斯

堯典

三皇遠矣少昊高辛之世生人未滋帝業未鉅風俗簡陋制度闕疏樸而未彫伉而未文故其書無大可錄者

天右斯人篤生有堯堯繼帝摯之後紀綱三才恢張萬
化立人治明天道以爲天下後世法程者粲然有倫此
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堯始而揚雄亦曰法始乎伏羲而
成乎堯匪必匪堯禮義峭峭非虛言也今取堯典一篇
讀之始終相維綱目具舉次一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此堯所以開萬世進德之法也次
二曰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此堯所以開萬世
立人治之端也次三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分命仲叔
使司四時此堯所以開萬世明天道之本也次四曰疇
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有能
俾乂此堯所以開萬世用賢之法也次五曰咨四岳朕

在位七十載有能庸命遜朕位按史記堯爲帝嚳之子
帝摯之弟繼兄則禪代之事未之前聞至堯乃慨然以
天下而授之舜此堯所以開萬世揖遜之法也次六曰
釐降二女于滹汭嬪于虞此堯所以開萬世王姬下嫁
之法也若脩身若齊家若治國平天下大綱大目罔不
畢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子序書斷自堯始其以此
歟學者窮經要須先觀一篇終始大槩則篇中章句自
可迎刃而解此愚所以畧其章句而首叙一篇大旨也
若夫所謂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
于虞舜作堯典此一篇之序也馬融王肅以爲孔子所
作而孔安國正義亦以爲然蓋惟聖人足以論聖人非

孔子筆力孰能序此自若稽古以下則史官之辭也雖然此堯書也而謂之虞或者以之咎安國至比三國志以曹操爲魏始晉史以司馬懿爲晉始非也蓋堯典一書雖堯之事而秉筆記錄則虞時史官也故謂之虞堯舜一體夫亦安所嫌哉說者又謂堯爲名放勳爲號亦非也攷之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至於釋名則又以爲尊高嶢嶢然則堯固美名矣又何號焉上古之世生死同稱死而謚周道也人君之有尊號則又始於漢哀帝耳堯舜之時安得有是哉此亦不可以不辨

舜典

天下大物也堯無故而予之舜舜無故而受之堯人顧不震且駭哉今觀舜典一篇載舜之事亦多矣孔子叙書不言其他而以歷試諸難一語斷之吁若孔子足以察堯之心矣且堯非不知四岳之不足禪也而遜之岳非不知舜之可舉也而隱之何也蓋以天下而與庶人古無是事也故堯之遜必自四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堯始示其意曰明明揚側陋四岳知堯之意不問乎庶人也故始言有鰥在下曰舜然則堯之屬意於舜也久矣而豈在師錫之後哉然猶以諸難試之所以暴舜之德於天下使人人見之人人知之而後天下可以無一人之異議謂夫治道之本莫先乎人倫也故首命之徽典百官之任莫重於宰相也故次命之宅揆禮典之行莫

始乎朝廷也故次命之賓四門天地百神莫難於主祭也故又納之於大麓凡天下之所謂難者悉以授舜舜亦以身任之微典而人從居揆而事叙賓四門而穆穆是人受之也納於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天受之人受之然後在堯可以無慮在舜可以無愧矣舜自即政之後齊七政類上帝巡四岳以觀風朝群牧以攷政制車服以勸功明典刑以威惡命伯以典禮命夔以典樂以至百工之事治水之事川澤林衡之官各有紀叙森然不可亂凡堯之有所待而未及爲者舜悉爲之堯之已爲而未備者舜則備之刑賞旣立禮樂旣彰然後益信堯爲天下得人矣舜之施設雖不止此要

其出治之本原則不過乎此毋庸多論至於始終大槩則有不可不言者請因先儒之論而發明之夫子序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孟子又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又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則知舜之在當時一匹夫爾而帝繫等書以爲顓帝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史遷亦以爲堯爲黃帝之孫舜爲黃帝八世之孫孔穎達引左氏之言以爲至瞽瞍其國乃除信斯言也則自瞽瞍而上皆有國邑以相傳襲何可謂之側微不然左氏所記檮杌饕餮之徒亦必紀其爲帝王之系何獨瞽瞍莫有記其所自來者哉孔孟之言信而有證則

舜之始可以無疑者矣說者又謂舜巡守南方至蒼梧而不返自唐韓愈固以爲不然然未有以孟子之言爲證者孟子之言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鳴條在河北而蒼梧在嶺南地理遼絕如此此不然一也且舜旣禪位則禹爲君矣巡守之事於舜何預此不然二也使舜而果南巡則至於霍山之去蒼梧尚千餘里胡爲巡守訖事乃復徧歷遐陬乎此不然三也先儒之論明白如此學者尚何疑焉

大禹謨

禹以功臯陶以謨此當時之所同知至於禹之謨臯陶之功人所未知故舜時申重發明之而又進禹以昌言也然則禹何言哉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吾夫子所謂爲君難爲臣不易一言而興邦者寂寥簡短兩語而止故帝旣俞之伯益又都之則又曰惠迪吉從逆凶亦非有豐餘闕博之論者益又從而伸行之此外則言六府三事頗爲詳備又其次則一再稱臯陶之功而已攷禹一書所言絕少大抵禹之言簡潔明白無有繁縟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效誠所謂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者也而豈若後世進言之士長篇累牘多爲詞說文采而不適於用者乎是故言雖少不害其爲善言嘉謨也雖然豈惟言哉觀其平生處事無非憂深思遠不爲一時之美觀而求爲後世可遵可守之法者傳子作貢

二事是也堯舜傳賢禹獨傳子可謂犯天下不美之名然可以杜天下萬世爭奪之禍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夫豈不善而禹之貢法卒至于今不廢何也蓋昔者洪水之變禹傷先人之功不成慷慨受命八年於外計其涉歷患難周旋世故亦熟矣故其晚年立言簡當處事精確類皆如此且天下之知禹莫如舜者至禪位之際不言其他唯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而已蓋勤儉謙退乃禹之得於天而主於內者故其見於立言則簡當處事則精確影必肖形未必類本實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表裏源流斷然不誣也先儒謂後世小夫智不足效一官則自以爲能無尺寸可以及民則自矜以罔上禹之功德如此而退然自託於不見不聞之地此昔聖賢獨禹以大稱也與人能常以此說置之胷中時一玩繹則漸漬開明一切驕矜不期消而自消矣學者尤不可以不察

臯陶謨

君之道得以用臣之道得以言堯舜攷古而行故謂之典禹臯陶攷古而言故謂之謨君臣之分不同故典謨之名亦異要其足以爲萬世法程則一而已禹之謨首言克艱臯陶之謨首言迪德二臣之言雖若不同而其君臣之間相勉以躬行相規以自盡亦一而已古今以謨顯者莫如臯陶意其陳言之際必有高論則亦不過

曰謹厥身叙九族邇可遠在茲夫自脩身而睦族由睦族而推遠此蓋古今之正理聖賢之格言雖臯陶莫得而易也知人安民亦爲治之大綱者臯陶又繼言之然禹聞脩身之說則拜而受之如知人安民之言則吁而難之何也蓋脩身在我可得而勉而知人安民事端閔大非可以易言也不惟禹難之在堯舜固以爲難也然於二者差擇言之則知人爲尤難此臯陶所以反覆開陳三德六德九德之人所以攷德者如何所以用德者又如何而於安民之事則置而不言亦言官得其人則民無不安信哉知人之尤切於其道也而又終之以無教逸欲政事懋哉所以勉舜之躬行不倦者累累不置以至典禮刑罰悉歸諸天以言非君之所可專聰明威悉歸之民以言非君之所可私大綱小紀秩然具備此臯陶之謨所以獨詳於禹之言也雖然臯陶豈徒言哉曰朕言惠可底行又曰思日贊贊襄哉是則臯陶不獨以陳謨自任固將以躬行輔禹也而豈若後世之臣以空言自逸而以躬行強其君哉然則臯陶之謨固萬世進言者之法而臯陶之愛君後世之輔治者尤不可以不知

益稷

益稷一篇皆舜與臯陶胥訓告之辭爾而以益稷名篇何哉蓋伏生之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至孔安國得壁

中之藏始釐而爲二耳觀臯陶之篇曰思曰贊贊襄哉實與此篇予思日孜孜之文文勢相接然孔氏所以釐而爲二者先儒以爲竹編之簡不能多容故斷而爲二苟其文之接也則亦不害其爲一如曰臯陶曰俞如何蓋臯陶方陳謨禹也則曰吁如何至於此篇禹方言功也臯陶亦曰俞如何大帥昔之聖賢推善遜美更相後先故禹以如何之問而發臯陶之謨臯陶亦以如何之問而明禹之功而豈若後世同列於王朝者相忌相克哉如曰濬水澮距川者蓋一畝之間廣尺深尺者曰畝廣深二尺者曰遂九夫爲井井間廣深四尺者曰溝十井爲成成間廣八尺曰洫百里爲同同間廣一尋深二

仞者曰澮然則畎遂溝洫澮皆水之所自行者吾夫子謂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觀禹之所以縱橫經理之遺迹信乎其用力也如禹之告舜曰安汝止舜之命其臣曰汝翼汝爲又有以見當時君臣之間情文簡易上下無嫌而非後世君臣之間君日益尊臣日益諛也如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以作服者蓋自日月以至羣蟲凡此六者則繪之於衣自宗彝以至黼黻凡此六者則繡之於裳鄭康成以爲天子之服得以備十二章至於公則自山龍而下侯伯則自華蟲而下子男則自藻火而下卿大夫則自粉米而下要其說必有所據也係易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觀象作服固始

於黃帝至於具此采章先儒以爲不知始於何時舜言
觀古則知在舜之前無疑矣如曰聞六律八音在治忽
者蓋六律六呂當言十二而惟言六律者先儒以爲舉
其陽則其陰可知也如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蓋要服之內則爲九州於九州之間擇諸侯之賢
者十二人以爲師以率州牧以糾群后至於外薄四海
則荒服也亦使五國以爲屬屬有長焉其曰咸建者以
言不惟內而九州爲之立師至於外而四海亦爲之建
長則是禹之功豈止於平水患而已而其經綸當世使
之內外相維而總攝治體者其纖悉周密爲如何哉如
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者若隨文生意本無難見者但先儒以爲觀此一段上
下不相貫或者舜欲禪天下於禹而禹遜臯陶時語也
詳觀文意寧不信然如曰合止祝啟者蓋祝啟皆水音
也正義引郭璞以爲祝如漆桶啟如伏虎祝以合樂啟
以止樂至於終篇君臣作歌更相警告不以既治既安
之爲可恃而常若大危大亂之在其後後世有如齊之
君臣於飲酒歡樂之時而不忘乎射中在莒之事嘻尚
庶幾焉

禹貢

禹貢一書記禹治水本末區畫九州任土作貢之事也
然禹之治水當在堯倦勤之時舜歷試之際宜謂之唐

書而叙於舜典之上今乃叙於此而謂之夏書者何邪
以其書乃夏史官所錄耳說者謂禹敷土隨山刊木奠
高山大川此史官之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亦史官
之辭也若夫自冀州既載壺口以至訖于四海皆禹自
述經行天下與夫用功先後山川主名草木之生遂土
色之黑白田賦之高下山之首尾水之源派纖悉登載
奏之於堯藏之史官史官畧加刪潤以成萬世之信書
此說誠有理蓋冀爲堯都而所都近河故禹於每州之
下必言浮于水達于河者誠以每州規模方畧經理既
定必自河還冀以白于帝也冀州帝所都居水之下流
而河之患爲甚故禹之用力先焉而九州之次亦以所

治爲先後水性下注故治之之道當自下始是故自冀
而兗而青而徐而揚又從揚以西而荆而豫
豫而梁而雍雍地最高也故最後於雍焉當時之水
爲患最甚者河爲最江次之而河之所行多在
冀兗青徐亦下流也被害爲慘故禹之功先施於四州
而河患衰矣雍與豫雖近河然下流既治水亦漸消可
以少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荆以治江與淮江淮治而水
患平然後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淮上流之餘
患此禹功之次序而治水之本末也禹於每州必陳其
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可謂詳矣然以其州境隔絕山之
脈絡水之源委或綿亘於兩州之間者其足跡之所歷

與夫施功之次第或未得以著見故於九州之後又復以其山之勢水之源而備言之自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此皆不言水而直以山言之所謂隨山濬川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自導弱水至于東北入河此又不言山而直以水言之所謂決九州距四海蓋導川之流行而歸之海也然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已而兗青徐之山不記焉何哉蓋三州之山絕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於其州見之矣故不復贅言之然九川之水有不因山而導之者水出於平原也如弱水黑水沅水是已有因山而導之者水出於山谷間也如蟠冢導漾岷山導江是已有其源甚遠而導之不及其

源者導河自積石是也有其源甚邇直由其源而導之者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是也河在北故先言河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濟水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與淮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又後言之天下之水多矣而此舉其大者言之耳至於三江之說不勝異同顏師古以爲中江與南北爲三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水松江常昭以爲浙江松江蒲陽江而王安石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各據所見而言莫知孰是但東坡以爲自豫章而下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爲南江自蜀岷山過九江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爲中江自蟠冢導漾東流爲漢過

三澗至于大別以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于海是爲北江此說最爲有據蓋嘗縱觀於彭蠡之口今豫章之江所謂西江而岷山之流爲蜀江導漾之水爲漢江論江之大無過此三江者三江既皆入海則震澤之區安得不定乎至於九江之論尤爲不一獨九江圖謂九江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別於鄂陵終於江口其論爲不誣蓋嘗自九江望之直枝分派別爲九江爾非必有本原也此潯陽記所以有烏江蚌江等九號也歟然其名號則起於近代計禹時未有也亦猶河有徒駭馬頰之名耳河自積石至于大伾率依山而行自大陸以北則出於平地禹懼其衝突也於是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非謂九江同時並流也雖然攷之禹貢其間山崗之連屬水勢之流演有不可以簡編求者甚多如當時之水勢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後由淮泗以達于河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於黃池而江淮始通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孟子謂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而說者以爲孟子誤指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夫孟子去禹未久也而猶不可攷乃欲以今日耳目之所聞見而求合禹之書豈不大悖與學者反覆禹貢之所載參之以諸儒之所發明而又詳之以耳目之所接

疑則闕之而無鑿以臆度之說斯可也禹貢山川之勢亦既畧言之矣至於九州禹初別之所以畫其封圻而察其土俗者極爲詳備釋爾雅者以爲兩河間其民氣習情性大抵相近故曰冀冀者近也濟河之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曰兗兗者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其性安徐故曰徐徐者舒也江南之民其氣躁勁其性輕揚故曰揚揚者輕也荊州之民其氣剛悍厥性彊梁故曰梁梁者彊也河南之民其氣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者舒也河西之民其氣蔽壅受性多急故曰雍雍者壅也然冀之北與夷狄接儻不正其封疆則將有猾夏之患舜於是分冀之東北爲營州正北爲幽州西北爲并

州方禹治水冀之北境未有定域故獨於冀不言封界者其以此歟至於商之時則無青并青於徐也周之時則無徐并徐於青也名號更革雖若不同要皆不出於九州之域而已水患旣平土性復故人得稼穡於是始作貢賦之法攷之於書九州之田雍徐青爲上豫冀兗爲中梁荆揚爲下九州之賦則冀豫荆當其上青徐雍當其中揚梁兗當其下何田與賦參差如此哉蓋賦出於田而又參以土焉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賦之出於田也曰庶土交正底謹財賦此賦之出於土也賦出於田參之以土而又以其灌溉之利否與人力之勤惰而加審焉此其所以錯雜不同而一歸於當也雖然賦

非天子所有也諸侯用之以守邦國以承王命以討不
庭聖人特爲之差別爾至於貢則四方之入于王者賦
有常經貢無定制必曰錫命而後貢後世舉天下之賦
悉輸於大農而所謂歲貢亦有一定之法矣至於五服
之說亦不勝異同賈逵馬融以爲甸服千里其外四服
則二千里相距爲六千里鄭氏以爲服五百里乃堯之
定制至禹闢之每服增五百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禹
之治水其功在於平治山川而已未嘗用力於廣拓封
疆也正使廣拓土地三倍於堯而詩書皆無述焉何哉
况周之九服大司馬明言王畿千里其外八服皆五百
里相距爲九千里合王畿爲萬里自國畿之外以至于

衛悉以封侯其外三服則爲蠻夷是則周之土疆凡萬
里也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
百六十八里驗其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不同者
蓋禹貢據其空虛鳥道直而計之而漢則以人迹所至
而言之故王肅以爲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回邪委
曲動有倍加者正其意也然則漢之土疆豈非亦萬里
乎孰謂堯之土疆而止於五千里也孔氏正義以爲堯
凡五服服各五百里爲二千五百里二方相距爲五千
里以四面言之則爲萬里王肅馬遷俱以爲然蓋禹貢
封域歷三代至漢初一無所變更則萬里之數不應不
同也是皆先儒之說故表而出之庶幾覽者得其要云

爾

其誓

其誓一篇蓋啓與扈戰誓師之辭也其者扈郊之名而誓者與將士設約以明賞罰之信也如湯誓泰誓或舉其爲王之號或未戰而立爲之名至於其誓牧誓費誓則各以其戰之地而言之其爲戒厲師徒宣明號令則一而已大抵師直爲壯曲爲老王者之兵論曲直不論疆弱故啓之誓師必先數扈之罪五行者天之所生人之所恃以養古先聖王所爲兢兢然致懼於汨陳者也而扈乃威侮之則將有火不炎上水不潤下木不曲直金不從革土不稼穡者矣三正者道之大原人之所恃

以立古先聖王所爲建皇極而厚彞倫者也而扈乃怠棄之則將有變天之道絕地之統亂人之紀者矣計扈之罪未易悉數啓特舉其尤大者言之扈罪如此師出有名三軍之氣烏得而不壯邪三代以來師用車戰所謂步卒者坐作進退皆聽之車故啓於戒車之際獨加詳焉曰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御非其正此三人同在一車之上也春秋之世魯與齊戰孟氏之軍則孟儒子爲左顏羽御邴洩爲右季氏之軍則冉求爲左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又左氏記樂伯之言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則是古者車戰有左有右左則主射右則主擊刺而御則居其

中此甲士之車大畧如此耳至於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中央主擊鼓與三軍爲進退節度者也因并言之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以行故士之有功則賞之於祖主之前明不敢專也又曰君以軍行被社纛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以行也故士之不用命者則戮之於社蓋社則有幽陰肅殺之誼也雖然扈禹之後也國語謂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然則亦兄弟之國歟說者謂有扈之罪經無明文竊意其有歸益之心無君啓之志故啓從而討之而正義又以爲蓋自堯舜以來皆以傳賢至啓乃以子而受禹故扈不服二者之說宜皆不然然舜之承堯禹之繼舜受禪之際天下晏然至於啓方即位扈乃不服啓獨無以致之者乎聖人序書不明君臣之分而直言戰于甘之野其非王者有征無戰之意乎噫啓之德衰矣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七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八

記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

唯天降衷彛倫攸叙唯聖建極人道爲先夫人道昉乎
夫婦嚴乎父子明乎兄弟衍而族之一而宗之皆天之
彛而人之極也故盛帝哲王揭道統範人心如川之流
如風之靡而無一毫與吾扞格之意者蓋敬其親所以
教天下之孝長其兄所以興天下之悌睦其族所以作
天下之順其事簡而易行其理融而罔拂萬化之權輿
百王之軌則未有一日而能舍是者宋受天命德歆于

天天寔祚之子孫千億蓋不止乎魯衛毛聃郤雍曹滕
畢原鄆郇邠晉邢茅而已也而吾 祖宗之意慮其散
而不合合而無以教之也於是法堯則周設爲宗正以
統之南渡以來益加密焉旣設南外於溫陵矣又設西
外於三山西南旣皆設矣又於行在置大司以繼二外
焉豈非緒裔日繁經務日滋故規置日詳邪初在所之
司建於衆安橋之南嘉泰改元埃於融風迺徙而建於
開元宮之左迨嘉定十有七年歲益久屋漫壞丞相遂
言於 上曰宗故無學也今學矣而宗正一司所以出
政令而輔教化與學相爲表裏者矧其所治乃潛宮之
故址可弗治乎 上曰俞乃予緡錢萬有奇俾亟新之

於是重門耽耽隆堂屹屹碧瓦鱗鱗朱門奕奕地與屋
稱屋與事稱都人聳觀萬詞一偉已而知大宗事與知
大宗丞聯車來訪曰願有以記之予聞官寺古人必葺
非直爲是美觀也非廣居而移體也凡以重其職故嚴
其屋嚴其屋則敬其事耳然則大宗之所以爲事者何
以哉曰謹生始以防其僞重婚族以厚其別時衣廩以
恤其困隆道誼以明其教嚴憲罰以禁其惡則麟趾之
化陶然大醇於以馨周石而重漢鼎億千萬年與 宋
無極其職顧不係於大宗邪惟宗正世有賢德爲天族
表必能上稱 大君擢任之重下慰宗支瞻望之切矣
宗正名師貢蓋崇憲靖王之子今官檢校少保奉國軍

節度使云丞趙氏名范盖端明殿學士諱方之子也

檢正都司重建直廬記

四佐七輔光贊 皇圖他未具僚也唐虞官百一相百揆夏商官倍伊虺竝登方是時事猶鮮也至周則繁矣既立冢宰又立公孤然亦鮮也至漢唐則又繁矣故漢唐命相寢不一焉得非世益變事益繁故官益備邪天監 宋德大命集于 藝祖首相趙韓王舉天下之事一歸中書而後相之名始正其後立三公之官以宰相領之而後相之職始尊盖宰相者以總萬微統百官爲職而公孤者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事宰相公孤固道與法之所由以出者然則爲之屬者其可專以法言哉

上承下覈亦貴乎知道而已一謀議焉期以宣朝廷之教化一賞罰焉期以示朝廷之勸懲一士之伸期以興天下之英茂一夫之汰期以沮天下之庸回運動期以折遐衝惠利期以洽微細夫如是則雖法也亦道也非法之外他有道也雖然由漢而來丞相設兩長史而三公則又各設其屬至隋唐於尚書則置左右司郎中及員外郎我朝於中書則又置檢正諸房公事屬亦衆矣然則未有以勛名事業大顯於世者果才難邪抑用之不盡邪稽之國史王蕃建言都司於省事無所不預今宰相入省諸房填委徑稟請筆但以草檢齋赴郎官寄日押字而已請依元豐崇寧舊法諸房各具簽貼先

都事次檢點次郎官押訖然後請筆以行今丞相之宅
揆也一用故制未始輒變然智燭亡形亦莫敢以銖兩
欺者暇日復命其掾曰都曹之廬敞矣乃捐金使新之
於是庚辰歲功辛巳巳役治事之舍敞潔清明且結亭
以合議䟽沼以澄心耽耽間間志慮不煩盍思古人所
謂助和鼎味者固不止摘微隱於簿書校寡多於錢穀
而已也雖然天之生才參差不齊或相倍蓰或相什百
或相千萬大者閑於大而母忽於小小者安於小而母
媚於大各務罄竭相爲師師惟知有國罔知其他人主
無爲也而論一相於上宰相不親細務也而列群掾於
下群掾之職舉則中書之務可清中書之務清則垂衣
之化可疑然則都曹之繫大矣可不思所以答吾君吾
相者哉某嘗叨列掾且嘗豫營築之役者故同列以紀
事爲屬辭之不獲輒附所聞者如右

行在重建進奏院記

古者諸侯述職于王所必有館焉周立邑漢設邸周而
上可推也唐中不競藩置益舛我國家天臨海境東至
于海西達于關南淮北冀萬里一堠制爲大中下都督
府又路爲都督府又路爲安撫司鎮府州軍凡餘四百
上之施令布教雷行雨沛朝發九天莫周萬宇下之執
秩拱稽歸時事脩常職凡郡條之宜民情之隱奉章而
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川流環運道不虛足使

要荒如畿甸畿甸如堂陛不知有天關九重之隔者皆於邸而咽喉焉又域外羈縻之州五十有三咸稟聲教又其外曰海濱海濱之國以百數若安南高麗等歲時入貢又若鼠島麟洲騰風踏浪譯言賈寶自達于舶司亦有請于朝者然則是邸顧不甚重矣乎 六龍御東志在北還往往百司庶府僅取苟具故邸亦草繕中更融風嘗再繕之草又甚焉歲老益摧於事弗稱矧今也齊魯魏博之間連城數十奉圖請命皇仁天覆懷來方興執玉萬國日月可冀邸顧若是將焉攸賴乃典邸朱君王君請之朝朝頒萬繕遂更新之豐棟厚梁平庭壯楫宿直之廬書檄之儲胥史之居洗陋揭庠具曰偉哉比成也乃落之甘泉之從臣宰樞之列掾咸在焉二君謂予曰古者官脩其方故物不坻伏方之爲言書也書其設官之由職治之事朝夕以自厲焉周官三百六十官各爲書其典適四方者則又物爲一書多或至五書後世弗莫厥官其書亡故其職因之廢放所由來久矣今院再建書未遑也記其可已乎某謂二君知邸之爲重也而作新之才能集事智能役物故費半而功倍之皆可書也至若知邸之當建而又知職之當爲且欲記之以庶幾古人之脩方是尤不可不書也然古者官無崇卑皆得以其職諫焉夫上宣下納邸之職也因出納以寓箴規非古人脩方之意與然則由唐迄今凡領斯

郎者率至大用豈無爲邪由其號者觀其實後其職者
繼其事二君之意深矣朱君名藻王君名與權

淮東提舉司門樓記

竊嘗慨嘆寓內之事有當爲而不爲者有已爲輒廢而
莫有繼爲者要皆有時焉時至矣而未得其人得人矣
而無其志皆不能以有爲也朔風烈而未耜聞春雨濡
而桔槔卧時未應也晨已秣而病駒難駕漏已殘而雌
伏無聲非無其時也無其才也負慶忌之勇而一羽莫
任具飛廉之足而跬步弗前非無其才也無其志也當
其時矣而又得其人有其人矣而又厲其志則泰山可
挾北海可超萃胥之俗可還而結繩之治可追也而况

有司營繕之事哉由漢唐而來兵賦所出淵藪江淮而
向也淮東常平茶鹽使者則又兼淮西領之其任可謂
重其權可謂尊矣而其建臺布治之所則前直津亭左
迫州宅右底廢營偃仄荒蒼來者欲迷然則開拓之振
起之非其所當爲邪乃其司自揚徙泰自紹興以及于
今漫漫百年而未有爲之者嘉定壬午今使者來始克
爲之歲事於癸未之季秋迄工於是年之清祀於是崇
門耽耽飛樓屹屹東西對峙神工天力隆若泰萃深若
滄溟其氣足以吞海濤其勢足以填淮服然則非時邪
非才至而心亦至邪然樓之中拱凡三十尺結霧薄雲
上侵赤霄得無大過邪使者曰不然吾嘗讀易而有得

於大壯焉蓋大壯之爲卦乾下震上四陽並進之象也而聖人繫易從而推明之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然則作室而必取大壯非大壯則奚以自別於營巢邪雖然抑有慮焉昔人有懲營築之事者曰工不使鬼必在役人財非天來終湏地出今役也糜金之緡逾四萬役民之日將二萬民顧不病邪然予又聞之使者其羸取公上而歛不及下工優祿直而民不告勞則又何慊乎是哉而或者則又曰公臺不築而王侯錦木民乏環堵而公府雕墻母乃不可乎曰不然今昔殊時損益異制茅茨不剪莫再虞朝臯門仞堂具存周典至其野則田萊闢入其邑則室廬整戶有田家有宅廬環有桑菜茹有畦先斯人而憂後斯人而樂是道也兼舉而不相悖並行而不偏廢則又安得謂之厲民以自奉哉樓旁築臺眎聽益廣公餘暇日登樓坐臺乾端坤倪一瞬八荒近而閭閻之戚欣官吏之貪廉阡陌之荒治耕耨之早晏戶口之登耗禾黍之蓄穰瞭然在目因得以脩吾令而行吾政至若憑虛極眺則齊魯鱗鱗關河蒼蒼忠憤所激風雲入懷紆百年之壯志振萬世之長策際斯時用斯才克斯志其又可量邪使者楊氏名恕自丞大宗正授少府節而來

行在重建都督府記

象垂天缺聯絡勾陳勢密羽林環拱丹宸漢分南北以
居重唐設府衛以御輕大牙足以相制內外豈容適均
茲歷代之深意逮我朝而作新龍蛇龜兕隱隱咄咄其
也如雲其動如霆犀甲熊旂金節嶙峋一麾萬趨統於
將軍將軍之居宜阜宜潭儻陋弗閔曷壯國觀顧若步
官公陋爲甚往去代來疇不思振才力束之百年一瞬
仆興有時今侯迺來歲月幾何已一新之惟工惟材匪
役匪征廩屋直豐兵民欣欣用能崇門碑兀隆堂岌業
煙浮瓦碧霧籠牕濕登高眺明意氣八荒右湖澄鮮三
軍解裝左江澎湃萬騎奔場䟽沼坵垣齋耽耽沈沈
不啻百楹捐縉三萬糜斛五百悉取於節抑之餘曾不

爲毫髮之斂始於寶元之冬迄於丙戌之春罔愆于經
人若不聞昔之笳鼓謹壯旗幟精明對壘覘之猶曰能
軍然則今舉也改百年之陋轍建一旦之宏模不足以
觀人乎曰未也方其將畧心傳靈機圮授濡湏振迹固
始知名虬騰周戍之間鸚立漢壇之上弓鳴辟歷劍躍
龍阿指撝而川陸回形叱咤而風雲變色馘首斬將破
整摧堅稽功校勞
泱泱淮水暴暴淮山且不
寧是也能貴而不能賤能豐而不能約偃息萃棖之下
甘卧重裯之上鮮醲足以敗其真歌舞足以蠱其心強
筋頰輒於習閑髀肉復生於久佚此盖自昔建功業者
之所同患也今也輕煖不被體腴甘不入腹手斃日運

腰弓夜鳴一寒暑等渴饑忠精義氣始末不渝唐人郭
中令有言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
寒折劍濺血霑衣野宿驚心飲水傷骨跋涉險阻出入
死生所伏惟天以至今日噫嘻其殆庶幾乎蓋由其性
然惟其性也則居此爽塏也吾知必能曰壁壘之衆寧
無雜蛙蛭之濕居者乎眎此萃好也吾知必又曰列亭
之戍寧無引蘆葦以自障者乎每飯則思日旻未炊之
士方衣則念天寒不褐之家且奚以知其然哉觀其嚴
湯液以起病卮嫁聘以恤孤保葑田以衍餉明功籍以
振滯偏裨無困役符籍絕苛征士旅歸心連營一詞推
此以旃決知其有此居而不樂其居也不然則總核之

朝黜陟之公胡爲乎且未靡旃畀之金鑑之符而使之
總牙璋之律哉雖然是亦未爲可安之地也聞之西北
有故都焉泰山黃河之靈望雲就日之人延頸以俟翠
萃之還者不知幾春秋矣今也閶闔風生靈旗影高思
紹興草創之意憤東南王業之偏擁天授之神矛落攬
搶之妖侵振霜飈而掃敗葉鼓天浪以洗危巢然後警
蹕驂乘奉六龍而還上都大開明堂汛掃陵廟幸丹鳳
門大赦天下謀臣猛將以次論功賜第帝城永蕃王室
斯時也吾居其度幾可莫乎然則是役也姑書始焉侯
王氏名虎云

賜名清湘書院記

真宗朝張公景狀柳公開之行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退之文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其詳之公一覽不舍嘆曰唐有斯文哉因爲文直以韓爲宗且名肩愈字紹先又曰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又兵部侍郎王公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真古之文也兵部尚書楊公昭儉亦曰子之文章世無知者已二百年矣然則公之道韓公之道也公在先朝一時群賢尊慕如此按公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張公作行狀乃咸平三年而公序韓公集有曰予讀先生之文年十七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固已得韓集去穆公脩時已數十年矣歐公脩

蘇公軾更出其後而歐公畧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公仲淹作尹公洙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時人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伯長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讀范公此序則韓之道始發於公而尹公穆公歐陽公皆繼公之緒亡疑也夫如是則洗西崑之陋而上承六藝之統使我宋文體陶育大醇公之功寔在諸儒之先初公刺史全州也作堂湖山遐邇來學親爲指授迨今全人師慕如新前牧守監司援白鹿故事乞名書院亡慮十數史君楊侯若請尤切率尼未下寶慶改元程侯榆典州事顯述顛末

復請于朝朝廷下儀曹某時待罪春官與尚書郎劉致一合詞于朝曰三代盛時天下之學不一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不止天子諸侯之國有學而已所以本朝慶曆既令天下州軍咸立學又令天下大小縣皆得立學此正三代多設學校之意况道以文而後名文以道而爲古柳公古文之倡實有功於斯道今若倣濂溪東湖令本州揭榜仍撥隸州學一等教養於理爲順丞相是之曰此郡所當言而朝廷所當行者亟言之即日報可名以清湘書院且俾郡博士兼領之成命初傳儒紳欣躍斯文所繫油然有光雖然韓之道更四百餘年至公始振公之學又二百餘年迨今始彰然道無古今人無先後而顯晦則有時焉天也今全之士既喜公之教行於時則當推公之道垂於後必也順彛則察紀叙嚶嚶道真經緯謨雅則公之澤庶乎亡涯而上之賜庶乎不虛矧爾賢侯崇其廬豐其租俾爾多士休佚以養其氣饜沃以厚其學發之而爲詞章克之而爲氣節大之而爲功業其又可量邪侯以紀事書扁爲屬亡何持憲節廣右扁已揭記鐫未遑也嗣守趙侯必愿忠定丞相之孫學與行世其家故下車首餒之又前守林侯岳亦嘗卽其地作新書堂是皆有志斯文者嗚呼是事更數守歷數十年乃克備豈惟全士之幸哉上下湘江儒館相望堯舜周孔之道浸昌矣

富春道院記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而已今州縣之官方其未至也人畏其來既來也人望其去不特望其去而已至有以三不肯書其門者怨之怒之之深也亦固有未至也人徯之既至也人安之既滿也人留之留之不可而去也雖久而猶思之不止思之而已且復祠之祝之子孫世世不忘之抑何頑友之俗不同若是邪及攷其所以然則俗無頑友也吏有不同耳夫所謂良吏者無赫赫之功無皦皦之譽唯奉法循理而已矣法者朝廷之公也理者吾心之天也率而循之不過廉以飭己寬以愛民嚴以戢吏勤以集事四者具矣而又風之以教化漸之以禮義使詩書禮樂之澤浹洽乎平川廣谷之間則斯人也豈惟徯之安之思之祠之而已一有所爲民驩趨之築一臺營一觀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營築若是也至若一遊一豫一觴一集見其羽旄之美聞其笙竽之聲則又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燕遊若是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至若貪且酷者凡有爲焉民疾視之一臺榭之築一亭觀之脩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臺觀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一觴豆之設一管籥之陳則又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宴遊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此無他厲民以自養也然則何以爲

厲民哉曰賦歛有經也或取贏焉或再輸焉或先期而督迫焉或豫貸而不償焉寃抑所望以伸理也乃一以金爲斷焉有則勝否則負多則勝少則負是非貿貿黑白蒙蒙商校寡多白晝爲市民不幸小有過差則譏伺之搏執之僂辱之得金而後已雖不盡焉而其徒抑何繁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民今而後得反之矣君無尤焉吁可懼也壬申癸酉之歲予之爲春江也嘗欲築堂名以道院已而再期來塵班列迫不暇也而亦不敢焉不敢者何也懼斯民之或疾首蹙頞也後十有一年今令君竟爲之予未知斯民之情也已而詢之邑人則皆曰可也民以爲可則令君之嘯詠

其中皆邦人之和氣也笙歌其中皆邦人之頌聲也夫所謂道者即理與法之所聚也曰院者即理與法之所由以出而覃乎百里之封者也夫如是則春江之人熙熙然如登春臺如飲醇酎棲鶴白昇二十八鄉之間皆道院也豈止數楹之屋而已哉令君行且秩謝翱翔天朝予亦將乞身西還鼓櫂春江登道院之堂采遺愛之詩而爲令君無窮之賀將不止今日區區紀筆而已也令君姓李氏名彌高家永嘉

札溪書院記

古者天子之國都下暨庶人之黨術咸設之學以淑斯人故凡父兄之教告師友之講磨觀聽之所及言行之

所形無非詩書禮樂之文孝悌忠信之事靡一夫之犯
義有比屋之可封至和所薰叶氣嘉生三光全而寒暑
平五穀熟而人民育被之聲歌紀之典冊上下數千百
載間非一朝一夕之效者三代衰學校廢子衿刺興專
門習盛甚則倚席不講蕪地爲蔬學存道亡民罔用勸
漢唐盛際已不足觀矧厥昏庸其胡能淑我宋秉錄文
治蠋興聚學爲海輝詞成林海隅出日罔不同之比年
東南尤爲特盛逾徽而嚴山深水幽亂雲橫塢是爲札
溪吳氏世居詩書傳家有諱堯臣者蚤游成均晚紆青
綬餐霞噏煙不粒人間或傳以爲仙云猶子舜申益力
於學歲在甲戌其子應酉果奉大對太則稽古之功亦

既畧見方且考卜竒勝肇造書宇講堂其中扁以達善
前有湧泉䟽池滌研兩廡旁翼爲東西齋齋上爲閣左
曰明經經史子集之書藏焉右曰見賢古先賢哲之像
列焉門之外壘土爲壇環植以杏結亭曰風雩伯仲子
姓肅肅雍雍蚤夕其間以脩以游旁有老桐莫知其年
一日震雷不煩斧斤乃以其材象洙泗聖人而事之用
瞻儀刑以肅朝夕雖然豈無所自哉康廬洪氏合碁功
之族築館共之 大宗皇帝賜宸翰命之官資其子卒
登巍科聖朝勸學其盛若此士生斯時曷以仰承休德
哉必也遡古聖人所以設學之意考昔賢所以躬行之
實思夫古之所謂士者養於家漸於鄉然後舉於州而

用於天子此自源徂流者也又念夫古之已仕而歸者則坐之里門之堂使里中子弟得以朝夕質疑而問義故曰仕而優則又學焉此自葉流根者也始而終終而又始學烏有已邪若夫誦堯之言行蹈之行而徒曰富貴利達云者此則世俗之學而非先王之學也某之爲暘谷書院也欲記而未暇而吳君以札溪之記爲屬吳君於先君中表也其可以詞荒解乎然學無異事也是說也不惟記札溪也所以記暘谷者亦不異是也吾黨小子其識之

富春驛記

杜工部月明泊舟對驛云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

剡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富春據錢塘上游千車鱗鱗百帆隱隱日過其前而征舍才數椽客至無所館徃徃躡老子之宮踐浮屠之室其來塵軼其去水空公私交病不知幾春秋予彈絲稍間築驛江渚至者如歸越山如畫金剡差參其旁絕類草堂所詩旦夕代去繫舟驛下收吳煙越雨盡入毫端繼公之詩於數百年後亦一快也
癸酉冬記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八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九

記

徽州貢院記

新安貢宇地於宣和嗣建未遑也歲賓興則假諸宣廟
州庠蓋是時試藝者少紹興浸盛廟學無以受乾道戊
子邦君邾侯升卿始規廟東閒地及增市於民者凡六
百二十丈爲屋百楹今六十年士五倍門迸入躡踐屢
驚屋不足芘益以蘆葦上下交病者三十年於此矣更
十數守咸睥睨莫就今侯來首垂意焉鄉校獻議謂前
地可拓侯乃借別駕洪君侃博士王君日新率履相攸

果可焉於是括餘閒平阻險因高下且徙教官之舍而
他之前日之湫蔽者一旦地闢天開改兌易眎是斷是
虔功成不愆昉事於丙戌之冬休徒於丁亥之夏新者
以間計一百二十有七舊者百楹亦再繕之潭潭沉沉
林鬱雲屯五門洞開東西徑可入中坐萬士裕如也自
是父兄之遺子弟者無爭門疊趾之憂而群試之吐英
竒者有暢目爽心之助侯之惠多士爲如何邪且是役
也亦有數焉初邾侯之始創也歲爲戊子是秋卽試士
明年冠南宮占鼎魁聯翩上第者兩倍他時今侯之增
廣也來年又爲戊子則己丑臚傳之盛亦當增廣於乾
道矣雖然數者天也成之者人也今侯之來固天所以
佑此邦而成此數邪初議者以地褊欲遷之城外某馳
書于侯曰徙非便也役艱大必墮因循且潮陽可監也
歲在甲戌潮之士嘗首南宮矣已而以選場狃陋遷之
其後凡再舉寂無奏名者今又復故焉侯信其說乃躬
行度之議乃定茲大役也非仁且勇安得不搖於異議
盖新安爲畿輔凡分左契者皆朝廷推擇而來故多得
良牧彼怠而荒政刻而苛歛纔一二計今侯之賢也冰
雪其操襁褓其民堂皇其屬邑符移不繁財用自裕而
又振丙戌之水代秋苗之輸新川驛之橋建休寧之寨
凡可以便斯民者靡不力焉可不牽聯書之以告後之
爲政者乎新天子明德日升垂意吏治每臨遣守臣丁

寧戒飭用是陞辭而退者莫不震竦知所趨向先朝蘇公洵之論曰近之守令賢邪民譽之歌之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若夫遐陬僻壤雖使盜跖爲守檣杌饗養爲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輩而朝廷不知也顧新安在國門之西三百里有此良牧豈不上徹明目達聰之朝邪雖然侯之所以望於多士者不惟計偕而已道之所在始於脩身事親終於致主矧吾邦碧嶂峭立水清石鑿歷數先賢皆卓然以忠義風節名世蓋其毓於山川者然也唯多士勉之以無負賢侯興起之意侯天胄名希齊詩書傳家父子兄弟十餘人踵取儒科其行治爲金華公族標表故其見之政事者若此

休寧縣脩學記

紹興中錫山先生陳公之茂來尉休寧遷學于南門之左今六十八年屋侵壞邑大夫毘陵張侯抃脩之不異新宮尉吳門吳侯大淵克涖是役書三來詭以紀事某邑民也不學是懼安能紀辟不獲輒誦昔聞古者自六歲學數與方至十五入大學如擊石火如導谷泉不擊不導火泉固存擊之導之火泉乃出人有成性道體具備學問一施德業日廣非昔無今有也至若過時廼學則已跳躍逐物矣操之維之刻之琢之俾還性初廼順帝則夫時而學與過時而學皆可達諸聖賢神道顯德坦然亡壅嗚呼先王爲之設學不可一日緩已國家昭

德恢儒今二百五十年聲容文明匹休三代自移蹕吳
會新安在甸服三百里教化所漸益近且先故休寧百
年來比屋詩書衣冠鼎盛士之繇學致身者踵武相屬
嗚呼錫山建學明道所以期惠吾邑人者獨致身云哉
今大夫以廉敏稱知先教後政首加葺焉士之峩冠曳
履入于其間俯仰以思曰吾之學知一性之本原者乎
學而仕者曰吾之仕知名誼風節如吾邦之先達者乎
學者不徒記問詞章而思其本原仕者不徒簿書期會
而思所謂大節使吾邑隱然爲多士鄉此錫山意也亦
今大夫意也某亡狀庶與吾邑人日新厥圖益奮不解
且系以歌用昭無忘松蘿苕蕘兮屏其虛東溪紆餘兮
帶其郭有學宮兮屋渠渠峩新冠兮衣裾裾春薄莫兮
風舞雩秋雨霽兮涼生墟服仁食義兮力菑畚圓規方
矩兮行瓊琚靄靄閭闔兮論雲衢名節崔嵬兮照史書
于勉于于勉于玉此詩歌堅不渝

休寧縣脩獄繕學記

仕莫難於爲縣也而縣則又有尤難者焉有能轉萬斛
之舟於三峽亂流之中運千鈞之負於大行九折之上
要必有異才者能之休寧之爲縣劇矣而又蒙最沸之
名今令君之臨其縣也稔將再矣入其野而愉愉至其
庭而舒舒問之狴犴則桁楊空叩之塾庠則環珮響又
能以其暇日新園扉治客館辟邑庠百柱如林萬磚如

砥是三事者雖皆東西漢循吏之所急然今之爲縣也
催科焉而已期會焉而已敲朴焉而已窮日之力猶懼
不給而皇爲此三事哉以是知休寧未爲沸也患才不
穎耳雖然儻果得才焉則又何止爲邑哉等而上之將
陰陽可和也風雨可時也寓內可治安而裔戎可賓服
也是皆一邑之推也邑人愛之故期之者若此令君以
儒明法由理評而來法止再考行且還清班矣人士合
詞頌以其事紀之某芘南國之棠者再周矣攷其事不
誣也於是因邑人之詞而紀之然不徒紀也洙泗高第
之爲邑者行之三年而東方之諸侯則焉庶幾乎猶有
望於來者乎令君姓鄭名穎家于嚴子陵之鄉

休寧先達續題名記

寶慶丁亥冬海寧令君與鄉校之秀以書來曰邑之進
士題名植石校宮今五十年字溢矣將伐石嗣之而未
有以叙其繇且新安試士之宮乾道戊子賢守郝公升
卿寔新之次年己丑士之試禮部者方公恬爲南省第
一汪公義端爲廷對第二與夫聯翩上第者是歲特盛
近史君趙公希齊再新之又適當戊子秋賦己丑春官
之歲頌牽聯書之以章明厥證予謂天道之行率有常
數六十年而一還數之常也然題名之設勸戒並著古
人抑亦有深意焉 皇上膺圖受籙于今五年而來歲
始親策士士之抱英竒懷經濟者得筮 龍墀從容竟

日悉吐所欲言上焉有補於國下焉有利於民非士之榮乎然其姓名一登此石則昭昭乎示的於無窮矣異時人將指之曰此名臣也是以道德聞者或曰是以功業顯者否則又曰是以名節著者凡若是者皆足以大吾鄉邦矣一或不然則人將指其名而言曰是敗吾名教者是爲吾鄉邦之累者凜然清議千古不磨夫惟用其所可榮去其所可戒則斯石者非石也夫子之木鐸也其亦令君宣化之意乎令君應氏名塾天台人

休寧縣重建大成殿記

道原於天傳於聖人而大備於吾夫子宋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皆立學此百王未舉之闕典而萬世不刊之明制也休寧之學凡幾壞幾脩矣而大成殿今之建也尤爲宏壯鳩工於嘉熙己亥季冬告成於淳祐壬寅孟夏費以緡計一萬三千有奇相其役者邑令吳遂丞趙汝說簿趙與玳尉趙汝崙始終蒞其役者貢士江東符蘇烈等二十有五人皆與有力焉任其費紀其事者端明殿學士新安郡開國侯程秘也

富春縣學記

大理評事趙君出宰富春之三月他未皇也而於學首加葺焉初大成殿之東西兩廡地下而濕屋且圯乃埤其基而新其屋凡三十楹左以奉嚴子陵范文正蘇文忠之祠右以庫書籍儲祭器講堂之後故有直廬亦濕

而圮又增築而新之直廬之後有亭摧久矣今廣屋厥址上橫翔樓下敞虛堂堂以立本名樓以萃英名微而庖區澡室靡不一新衛以垣墉蔭以篁桂杏壇槐市之風儼然曲阜費給於公而歛不及民工優於募而民不告病工既迄以書抵某曰國家選士必於里樓名萃英欲聚英竒育之教之以俟上之采擇也堂名立本則有二義焉曰學校教化之根本也又曰學者之於道必先一性之本原也夫使百里之內人知一性之天家漸明倫之化則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比閭族黨講信脩睦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井而汲穡而炊相與陶陶遂遂興於禮義而無復乖爭陵犯之風凡所爲急先於學者卽其

所以爲政也然今之仕州縣者專於撫字則率務因循而有事興作者多不恤下某雖不敏赤子眎民而能忍傷其財子弟眎士而何敢挑達其習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然亦豈惟學哉居養有院所以廩貧民也今則增額以來之益田以裕之觀山有路狹而瀕於江也比則鑿山而砥之植石以閼之凡若是焉者曷嘗一息而忘撫字邪願有以記之予讀其書備其事於是爲之言曰孰非事者而先務之爲急急先務矣而實意之爲主堅其所已爲勉其所未至則教益明仁益厚士習其教而人有鄒魯之風民安其仁而俗變唐虞之盛使令君之流風善政與春江相爲無窮則上下之道備矣令君

名崇健以儒明律故入掾李廷又以新制故出而試民
事其志業未易量也

昌化縣學門記

縣爲畿赤文學宜林海乃由唐武德而來踰六百載士
不名一第至比歲乃寢盛何邪顧所養奚若耳學校養
才地也璧水泮宮類置宮邑校才所出也乃無焉唯令
耳令垂意則學否則闕屋耳甚則園蔬耳然學術有淺
深意向有實否故計效有大小胡可誣哉乃嘉定癸酉
歲邑之士章薦貽書春渚曰吾邑之學凡五遷淳熙已
亥令錢公攷于縣之東卜今址作新宮崗地平行溪山
紆環然前擲氓廛無地可徑寄門東偏旁蹊弗正山川

若障曠莫可睹吾邑人歆然未快者歷今三紀乃今令
君趙公始捐金錢盡得其地載闢載除乃峙伉門乃翼
崇墉乃辟端逵言言閑閑宮墻益尊東南諸峯羅立獻
狀秀氣益發如抉壤雲如剖前屏端閣洞直天造神劃
學故宮也而改貌易眎斬若更新人無賢愚莫不用快
則又曰吾邑之學作於錢公而闡教崇文昉於下公園
由下而後令時得賢故學賴不廢才日以成今令也尊
道術厚教化父母我民師式我徒且前有賢令創尊經
閣于講堂後橫雲截蜺非不甚麗而前途未開弗顯弗
明維學肇造將四十稔乃底于今姑克大備顧不偉諸
而又歲延秀雋闡厥教事益市圖史博我見聞學徒所

資悉給于公民歌其愛士洽其教夫治學宮推學道書
可後乎願爲吾邑書勿疑嗚呼學乎學乎記誦云乎哉
士乎士乎爵祿云乎哉根本六藝出入百氏脩諸家而
放諸國窮則安而達則毅不離乎道一也雖然是學之
成寧止成淳熙之緒哉自慶曆四年詔郡縣立學而是
邑之學乃至今日而備顧不甚難歟思其難則由是路
出入是門可不研諸慮勉諸行乎此則令君之望焉耳
不徒斲石紀載而已也某慶元間勾稽縣版嘗有意於
此門與塗而未愜者今聞竟成之不爲邦人喜邪乃引
筆不復辭

翰苑續題名記

謹按中興翰苑題名記云唐寶應中學士官族皆刻石
屋壁 皇朝景德初趙安仁晁迥李宗諤始復置壁記
由丞旨陶穀而下至直院率以除授歲月次第之繼者
咸得踵列中遭變故今不復存故紹興題名特自中興
始而東都舊記則未有討論者暇日同寮相與言之未
慝焉迺取洪氏翰苑群書所編名氏其自王安石以後
編所來未及者復根據他書足之由建隆至靖康凡一
百九十二人寫之翠珉刊真玉堂之側以補一代典獻
之缺恭惟 天啓 炎圖挺生真主當五季戰爭之後
復見唐虞揖遜之風 聖子 神孫奕葉相授而其間
元勳重輔碩望鴻儒率皆步武禁林柱石當代迺於此

獨無傳焉則何以增輝映於金坡起人心於方來乎雖
然士欣遇於一日論常定於百年考人才之盛衰等虛
名於榮寵有如歐陽脩所云者吾儕因得以自警焉

建康府教授續題名記

六經不作史法代興世謂漢文類經唐文類史然文學
之盛莫盛有唐攷之當代人人自爲家類皆春容嚴密雄
眎千古繼是而降世教浸舛口耳授受日談苦空以言
語之錄而爲經以課試之辭而爲史沉冥沒溺莫能自
脫徃徃理亂不閑臨事失據不止腸枯思涸筆膏不流
而已也抑嘗觀諸銓筦左有感焉縣令者百里之宅生
也獄掾者千里之司命也博士者一郡之文柄也勝任

與否情不誰何一吏唱呼如格卽注今日以是取士他
日以是教人由前而論則學者之敝由後而言則教者
之責教明於上則人興於下故曰古之爲師者由下而
宗之後之爲師者自上而擇之宗者以道擇者以官然
守官則亦守道矣顧擇官易乎哉金陵陪京也典教重
任也景温由廟朝推擇而來研精教事逢掖歸心其爲
教也求之經以浚其源貫之史以沃其膏則胷中汪洋
渾灑用世有餘何有於辭章乎變秦淮之地爲鄒魯之
鄉可必也顧某曰鄉也常懷倚席之愧今亦一洗矣獨
此邦之幸哉且登名之石已滿復更植之使來者有攷
焉是又大易教思無窮之義也景温范氏名光鄞江人

旌德縣主簿壁記

旌德主簿壁記昉於新安滕君珙後二十六年石已滿於是史君涓礪石享之而求記於予人謂簿閑官也果閑焉焉用官而國家固設之果閑哉矧此縣不置丞簿兼之攷民籍以占戶口之盈虛興水利以一天時之豐歉時推割以平賦役不勻之害嚴消注以絕重迭催科之擾上佐令政下戢吏姦使明訟者居之董董日力耳若庸者惰者渙然不以斯民入念者則固閒閒焉若無一事焉其自曰閑則官皆閑也獨簿哉予嘗見細民之家尺寸之帛勺合之粟其輸于官也甚微而細民之籍則如林如毛其爲戶也則甚夥以籍之微加戶之夥簿忽其微厭其夥也朱墨一不及焉由是已輸者若輸而未足者若未輸者咸無別也又從而征之符移縱橫墟里搔動賂者得免否者再輸皆消注不職之所由致也夫苟尺寸消之勺合消之無戶不及之則止此一事也亦將窮日焉可也烏得閑予謂守民莫切於是也故因其欲記而附見于此

江東提舉司湖山樓記

某前年奉檄校進士試繇江寧上當塗涉蕪湖歷青陽以達于秋浦凡五百里皆江東部所至有滂池池有楊凡池廣陜水淺深溉田若干悉書于榻植之池因詰老氓氓曰無問也意甚美行者病之縣旦暮遣吏來度丈

尺吾擾矣都鄙因緣爲漁小不如式又疵焉於吾池則如故也今常平使者行一紙文書氓自浚自築了無落事又能嚴飭屬縣催科有省限不得先期督迫逃亡當核賦不得抑令代輸凡我父子漫得休息言已又曰使者歲行部舊也今出則人徒少無一征道吾墟落如不聞氓不知他若田野則蒙惠利實多某聆其言因念公呂蜀產任東南使事民情風土疑鉏鋤不相值者今發則合節約束不繫人自得於湖山之外得非五方號異宜治理本無二邪堯舜之治天下禹之治水子賤之治邑黃霸之治郡顏闔之御馬梓慶之削鑿皆此道也世之多事以病人者抑自病矣既二年事益清官益暇迺

於治所之偏作堂曰秋浦浦橫其下也堂上結樓曰湖山九華諸峯羅立其前也惟池山水州翠微鎮子諸山固名清絕然九芙蓉參差碧霄環視他阜自覺迤邐有如吞吐大江沈涵乾坤則秋浦實如巨浸池之山水盡在是矣而又規裁端閱意象突兀翔太虛而納千里與山水稱其季兵部侍郎爲作扁字徑二尺與堂樓稱已又書戒某曰爲我紀始焉某每病世之紀事者率以頌如前所述得無自病邪曰不然以口譽人曰盜沒人之實曰媚盜固恥之媚其安乎念無與於吏事莫知他政獨得於田野者如此而以病自嫌欺也矧樓未足紀作於政和人洽當代入覲之際是可紀也畧其鉅而書其

細書法乎雖然公生于靖康忠義宇文公之家貌甚温
心特毅臨事挺挺不可搖奪平日施置罷行一毫不妄
樓豈徒作哉盖吾夫子嘗登高諸子侍夫子四望喟然
嘆曰於此致思無所不至矣盖高則靜靜則安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故晋人有言玩芝蘭則悅德行之士
睹松竹則思正操之人臨清湍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
則賤貪穢之吏然則登斯樓坐斯堂者挹九華之高飲
秋浦之綠又當若爲其思耶抑公以此樂貽方來則固
以此思貽亡窮邪若乃千巖滴翠十頃澄秋虛簷納出
洞之雲飛拱動涵波之月夜奕而神仙集朝吟而煙霏
生他年儻遂寄目則追今日手玉斧事而爲公賦之未

晚也至紀工程之先後商靡用之夥細殆非所急宜無
書公名紹彭字信臣蜀之成都人開禧丙寅仲春五日
記

陸氏懷菴記

予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教不
必專任於上之人也一鄉一國之士隨其所志因其所
居而施之皆足以開民彝而闡教事兄弟民彝之大者
而叔末不競習俗靡薄尺縉斗粟之譏爲人上者且猶
不免而又何責於窮閭之細氓哉吾每惟是懼然不敢
謂天下皆若人也一日富春陸主簿鑣來訪曰吾之家
君與吾之季父友愛惟篤平時展省先阡每指旁麓而

言曰異時獲首丘當營于是以附松楸不幸季父無祿家君志其生平爲之築室墓旁名之曰懷蓋取孔懷之義也幸丐二字扁之余感其言既爲之書矣則又曰義不可以不章也願終賜之嘻是固平時所卷卷者而又可辭乎昔聞之人謂大陸君淳厚有賢稱于里鄙教子以學卒收儒科今富春簿其子也小陸君英茂早登進士第入仕蓬省出分州符有惠利洽民今其云亡而其兄懷之若是嘻若君之兄弟其不足爲薄俗指南耶其不足助大君之扶持世教邪君家之若子若孫若雲仍其可不知家法所傳邪推之一鄉達之一國而又放之四海詔之後世而以陸氏爲義門者君家子孫其勉之遠矣大陸君名墳小陸君名峻

靜勝樓記

天下之有兄弟者其則倣之觀風四方與夫載筆史觀者其將必有以取之然語溪陸氏素以孝友聞其漸源遠矣大陸君名墳小陸君名峻

已丑進士故溧陽尉詹公之仲子廷堅貽書於僕曰先人之廬負山面溪溪上平曠群峯羅立予作樓於右廡以延覽溪山之竒樓之左右綠水紅蕖雜以他葩樓下爲室以貯圖史上則虛之以爲休燕之地蓋區區之志在於息陰而辟影棲寂而辟喧居高而辟塵者也前將作監王公炎爲取老氏之說扁以靜勝幸不鄙爲我記之庶知所以用力之地焉予聞大學之道知止而后能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儻靜而不慮
則頽然昧然而已耳何物之能勝邪苟因夜虛寸扃暇
皇試一思之孰非外假豈惟吾身之微哉凡兩儀之大
萬類之繁古今之相仍寒暑之更禪咸若是而已矣至
若陰陽之本動靜之萌一動一靜互爲其體曷不於日
用之間而觀之人必定之然後能應非動生於靜乎至
於過者日化神者固存非靜出於動乎夫如是則動與
靜一物與我一而又烏用乎勝之邪故曰聽於眇故能
聞未極眇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睿故能知未始孰謂
戰國之論議而非源流於洙泗者哉雖然心固御形而
形亦役心今夫蹶者趨者形也而心顧動焉聞君頻年
征塵滿衣今也倦翼還棲遊雲返壑宴坐斯樓靜觀群
動大而山川之沅峙細而蒲荷之枯榮上而煙靄之卷
舒下而鳧鷗之出沒壺中天永金烏影遲如老坡所謂
一日可當二日百歲可當二百歲矣此君之體其靜者
也然聞君有子甚才讀斯樓之書出而爲當世用得非
動又生於靜乎雖然亦豈惟君之父予哉將君家之子
孫凡老者則用其靜而壯者則用其動動靜之理無窮
則斯樓之用亦無窮也夫豈徒爲一時登覽而止哉

城南廂官題名壁記

真宗皇帝嘗謂宰臣曰閭里細民罪止笞者當卽處斷
毋令淹繫卓哉聖明之見大哉帝王之謨也蓋京師衆

且大茫洋煙海氓蚩蚩小不忍輕詣有司未有不尋悔者悔則已繫莫說矣。明主端拱穆清心運四海頽灼窮閭之情旁譽吏治之蔽故開封分廂者四非欲其易治歟粵自東幸于今百年錢塘版籍百倍往昔南北二廂設於關外而分任之地皆六七十里顧南廂所統尤爲延袤北至艮山南底南蕩五方雜居水陸互市國家封疆萬里多在西南若衣冠之朝紫宸琛貢之入大府皆休車弭擔於江臯用是人滋衆事滋夥凡訟于廂庭者率繫縲數日吏屬饜乃得去今姚君之臨蒞也蚤受晝省夜決要不踰宿吏不得銖兩索塗稱巷快謂昔罕聞蓋姚君嘗爲彫邑賦迫上州急湯火尚從容以集矧

廂無賦惟訟烏得不風斤承蜩乎初江濬舟如鱗率名占疆宗官不得使逮君悉籍之俾之番休役且需涉者免淹滯人謂剛不吐斯其有焉日既閒訟稍清睠言壁記老梓且溢乃易石載之而屬記於予予謂疏其張官初指以告後之登名斯石者姚君以儒名家以能稱吏刃銛而不傷削吏而厘本故形見若是他日事益暇則又闢廨門新繫室摧者整漏者密且築堂窿然扁以清風頃頽搨雜市塵今始知爲官府僉謂君爲中興此官者噫世之以營繕爲作新者末也使得推此道以碩其施其又可量邪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九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

記

於潛縣重建縣衙記

潛舊爲州今爲天子玉縣眎扶風諸邑甲焉然令所居
燬於火六年矣而莫之或治者何哉得非疆衍事繁賦
之供上者廣非窘於力之不裕則困於才之不優夫是
以因循迨今今令之來始克營度自堂徂廡自門徂基
咸作新之夫令所以長乎民也儻其所治左仆右摧上
濡下塗則何以肅觀瞻便聽斷哉大抵身安而后心乃
佚心佚而后理乃明非不急之務也天下本無事也激

之則事生州縣未嘗無財也竭之則源涸今令也一年而事簡二年而財裕三年而役興優游暇豫事半功倍蓋僞功於寶慶之元而即工於丁亥之歲也昔班孟堅之傳循吏也所謂震俗之名殊常之治咸無焉惟曰奉法循理而已矣使夫人也而能奉朝廷之法順吾心之理則又烏有生事以擾民傷財以害人者哉獨恠乎州縣之間沾沾自好之士屋無不營之日亭無不築之時他山之石困於鑿牛山之木殘於伐百工疲於轉命齊民苦於百役汗者以是而囊金健者以是而釣名至所謂屋成而民勞車澤而人悴元氣所關彼固未嘗過而問焉春秋侯國作一臺營一門聖人必謹書之其垂戒萬世之意深矣若潛之役非可已而不已也財取於節抑之餘而不病乎民民役於農工之隙而不奪其時是皆可書也不寧是也頒詔有亭巖更有樓圜扉帑藏征司賓舍靡一不作庠序教化之所自出也抑又首新之於是邑之能事畢矣初民以令居之未肅也相與于于而來合力作之不日成之而令也則又省刑薄歛吏不至門使百里之間得以安卧月明而無吠犬之聲此又令之所以報民之力也僕舊官旁邑且屢以事至潛喜其俗醇事簡又幸其今得良令之不煩也故併書之使後之因俗爲政者有攷焉

潭州湘潭縣新建堂宇記

四方士大夫之論謂官轍之難莫難於爲邑詰其故則曰賦有定籍而上征無藝入有定期而督迫常先故吏益媮民益慢由是益不可爲嗚呼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獨不見洙泗之諸子乎治蒲治莒爲單父爲武城道路平籬落整田疇無荒瓜茹有行細猶若是他容有不治之事哉下而漢唐循吏亦復班班史簡然則今之人何遽不古若哉無亦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闇始廉而終墨始謹而終肆者有以害之乎湘潭之從予也久矣予見其敏而恪廉而不懈蓋期其必有立也今也初爲古縣徃人信之今爲湘潭百姓歌舞之又能以其餘力而新其所治之堂百里之人若曰吾之所以安於室廬者令君之賜也令君之居豈容不相與叶力以治之乎於是乎不日而成人不知役嗚呼堂未足記也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聖賢之言至是而驗者容可不記乎使世之儋爵析圭者人人知服洙泗之教則唐虞太平其不自田里始乎其不自州縣始乎然則食君之粟牧君之民可不思所以勉之

御史星記代壽冷御史

太始以後圓清定位日月星辰麗焉其中爲宮泰一常居是爲天極四方各有經星以領別宿是爲天綱衡之旁有三星一曰執法是爲御史方火德用事燦炬推轂一出虞淵則天下喘息莫敢仰望是故執法之星實奠

厥所英芒正色不舒不晦夜午光寒奪人精爽他星伏見蚤莫居躔行次肅然不得亂者時惟執法之功王人清明則天象地衆建臣工森布班武是以有御史之官太守冷公稟炎精正氣執法殿陛間御史星也然執法之南有匡衛星是曰藩臣以象諸侯執法之東有斗魁星是曰上相以象三公其星開霽和明怡然瑩然以寧民物以符太平繇端門之次以應藩臣又繇藩臣之次以位斗魁安知執法之星不爲上相之星乎若夫上台舍其左黃道經其西角亢見而壽考少微顯而文明老人出而治安是又與執法端門並明千古者不必盡書姑按甘石經以爲御史星記

西湖禊事記

寶慶三年上巳京尹戶部尚書袁公招從班十三人脩禊事于西湖僕因言上巳之集自蘭亭之後惟裴白洛濱之游爲盛蓋唐開成三年河東尹李待價召留守裴晉公太子少傅白公太子賓客于仍叔蕭籍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燕舟中自晨及莫前水嬉後音樂左筆研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晉公賦詩四座皆和而白公又爲十二韻當時人物之盛游觀之樂至今想之令人羨慕僉曰古今上巳之游多矣獨晉永和唐開成燁然至今者皆由當時有以紀之不然幾何不埃滅邪且今日之游群賢畢至舉觴張圍之池艤

棹蘇堤之柳謁先賢之祠仰千載之風羽衣蹁躑抱琴
而來彈有虞南薰之歌弄空山白雲之操已而聯轡孤
山之館引滿海棠之下是日也曉煙空濛晝景澄豁觀
物情之咸暢喜春意之日新卻絃斷管一塵不侵越嶂
吳山盡入清賞凡販夫所粥畢售于公左右遊撓不令
亦舞此京尹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觀也於是樂甚
獻酬交舉或哦坡仙之什或論曉唐之詩頽然西景放
舟中流九日清明且期再集顧吾人上巳命改十三矧
九日又如清明乎是集也儻有以紀之寧能多遜蘭亭
洛濱邪雖然吾儕亦豈燕安於是共他日輿圖盡版護
蹕上京則追洛水之遊尋曲江之勝未央也尚當續紀
之

遊金華三洞記

出藍溪門行可十餘里至上中下三洞下洞石壁卓立
水深三尺人仰卧舟中群僕岸立用竹竿箭入丈餘乃
登岸仰視石門去人面僅四五寸舉火燭四壁壁有題
名皆五代國初人不見風日墨蹟如新中有搗藥曰曰
可闊三尺有泉正滴其中終歲不滿旁有仙人田丘陌
井井有耕犁蹟又有仙人衣如摺疊羅帛洞中有蝙蝠
大如鷓白如玉正類坡仙所記碧落洞中蝙蝠觀已乃
出洞約闊十丈許此下洞也中洞有水簾飛涎濺沫有
石壺深不可測足稍不謹則墮其中幸有石天窗光燭

其處此中洞也上洞亦有石天窓其石如亂雲如堆卵石崩裂欲落人皆不敢仰視然亦亘古至今終不落也中有洞房側身乃可入上有玉女端坐如觀音纓絡具備觀音之前有泉蜜甘能愈疾人既飲復宮挈以歸時偕行者八人其七不敢登畏其險也聊記之以示未游者

遊龍井記

余舊讀秦太虛筆記謂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自吳興過杭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招其入山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參寥道人相與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

憇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數寂不聞人聲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也行二鼓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予讀其辭想其事甚欲一追故步者不記幾年矣乃辛巳歲立春出清輝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谷飯于月林月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藥城參寥辨才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象仁皇飛帛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泉淪茗復汲二盞以歸徑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爲近晚不暇入四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眎西湖如盤狹處僅若帶公路居民眎昔

不加密炊煙斷續相望澗泉則灑灑如故但太虛乃宵
征所不見者怪石與西湖及炊煙耳元豐距今百三十
七年矣人事幾變而景物則宛然當時可爲大息辨才
結廬今爲廣福寺一山屹然內向故備錄以告來遊者
若水若魯若愚侍東家周叔向俱

世忠廟碑記

仰惟忠壯挺生梁朝建宗社之殊勲配朝廷之大享威
靈動蕩宇宙輝煌當今古歛之尺咸被神功之賜方進
士之肇新祠宇羅鄂州之備述碑辭是皆協順於人心
猶未仰干於天聽必實懼焉今者里社相與合詞於縣
縣白之州州上於漕漕臣以函聞蒙 賜廟號世忠念

程氏得姓凡十四世而生忠翼疆濟公由忠翼而來三
十二世而爲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三世
而生忠壯公又十四世而生都使巖將昔忠翼有大功
於王室今忠壯降嘉德於生民世篤忠勞錫爲美號爰
卜湖濱之勝聿嚴廟貌之新山川英竒再發靈於此日
神明福祉永垂佑於方來紹定戊子孟春中沐裔孫翰
林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王牒官兼侍讀必謹記

代作三賢堂記

仰稽乾象俯括坤維觀日月之所交參陰陽之所極凡
曰帝王之邑必於天地之中理固宜然勢常異是自三
皇之曲阜暨五季之大梁其間迭遷曾不一數或據冀

河之勝或都大華之奇或因瀍澗之濱或取崤函之險
天啓我宋古汴作京代無定都地大則一蓋地大則物
衆人多則事繁是以堯先流化於平陽舜亦躬率於蒲
坂以其難治施化特先迨至西京俗蓋非古土木被錦
繡倡優僭后服小盜依大盜白晝顯行於遠路閭閻飾
子女絲竹遨遊於侯宮澆風川沅靡弊膠底知一尹之
莫任析三輔以分司二百年間肱尹十數前稱張趙後
羨三王攷其設施率先彈壓不口發姦摘伏則曰枹鼓
不鳴至云宣化於京師則未始或書於徃謀商邑翼翼
四方所觀彼豈不知力莫能逮炎圖再造駐蹕錢塘瞻
言吳越之中宿號東南之盛矧今也鸞旗豹尾星拱天

臨宮闕崔嵬江山吞吐雲橫雉堞侵漢連霄鱗比坊衢
飛塵踏霧千族之所聚萬貨之所奔賣繒滌器之流懷
材抱畧冒脯賣漿之輩並驚分鑣木覘金鉅南闌北闥
軸接則香車鏤鳳鞍聯則寶騎游龍剖決旣繁儲湏益
廣左酬右接听夕不休比歲以來滋病不治粵唯今尹
被命四年令脩不煩風行如偃萬戶安眠於皎月群姦
側立於層冰微燭不驚寸抱息警靡廢不起靡敝不新
至若蘇堤浸就頽圯築橋翼岸十軌並馳加以危亭參
差對峙芙蓉楊柳圖畫初開百年流風一朝頓復尹曰
未也政而不化河汾懼焉乃益學田乃屋學餼學徒肅
雍上儕璧宮旣而則又曰今化旣施古訓未白於是又

移祀三賢用昭渠則嗚呼得非彈壓之外固有甚大者
邪厥初孤山有寺廣化寺有竹閣以奉香山莫知何年
侑以二賢已而廣化化而爲觀遷寺北山閣亦隨焉有
守周侯淙惡其囂喧乃遷三賢附於水仙水仙坐堂三
賢在廡過者悲之睨而不顧今尹曰噫吾責可辭規度
逾年得之堤旁稍西百步宿號花塢後壠如屏衆木搖
天前峯如幙晴嵐漲煙十里湖元一碧澄鮮乃請于朝
朝命曰然於是諏日程材平幹濬工千杵築堤萬斧治
宮栽花蒔竹石梁卧虹昔有酒亭徙之橋北一徑窈然
與人世隔如宮水精如屋璠璣乃奉三賢祠而祝之嗚
呼三賢相望禹稷顏回同道異用不同者時高風直節
凜凜巍巍是舉也簿書期會云乎哉獄訟財賦云乎哉
雖然爲政不難知所後先天之降才有能不能 朝廷
以爲勞且久也擢之地卿復領京邑非才之難而識之
難僇工於壬午之臘竣役於癸未之春都人和豫四方
來觀咸曰休哉宣教化於我人暴風烈於昔賢非能行
其所學而不汨於俗吏者能若是邪脩茅焦之廬葺仲
舒之墓享此意於無窮慰我都人之思者非來者之望
而誰邪嗚呼吾知三賢欣欣而相語于于而偕來挹山
之清飲湖之綠千億其年統湖山風月之盟無疑也都
人以尹之意而謁記於予既書其凡矣於是又爲昔壘
樂章使都人歌而祀之

有唐御曆峻又海林香山之靖聖徒之清善於僧孺
兮而不黨於僧孺姻於虞卿兮而不累於虞卿六十
少二翩然濯纓雍容人間十九周星異日元稹黜文
饒嫉僧孺宗閔交仇罔極眎斯人兮孰失而孰得邪
皇宋四葉丙子歲成峩眉之下乃生異人新法之議
烈烈如冰惠州之厄熙熙如春泰山名節兮鴻毛祿
位藜藿鼎食兮嶺海朝廷彼美一人兮君復孤山兮
結屋冥鴻叫月兮謾羅布地之且天駟超河兮不入
金羈之束嗚呼捍湖滌井想長慶之良規西菩雙澗
哀熙寧之新題梅影橫斜兮寧湏封禪之無辭彼士
之有可而無否者骨鯁之風衰知進而不止者廉恥
之道微三賢之風百世之師嗟乎廬千載之敗閣兮
今新釣石借百年之堤姓兮于今返壁招二鶴以重
歸兮去來於孤山之側噫嘻有新我祠之賢尹兮寧
湏和璞之重逢有十三弦之可鼓兮當還虞氏之遺
風玩吉祥之花觀南屏之魚兮未多羨乎脩菊之叢
儻來者之能必葺兮期分爾帝之西東

沈御史生祠記

繇錢塘西行二百里煙靄林薄間叢百餘家是爲昌化
土壤荒落中產絕少乃縣有酒征毒民甚亟釀方熟高
下抑配舉不得免度時取直急於經賦逃空追逋公私
騷然慶元二年冬天子擢校書郎沈公爲監察御史一

登文石陛慷慨激昂爲民請命藐茲赤子困於州縣帥
壅上聞四聰既達風渙雷行三年閏六月府牒至縣凡
月爲錢二千二百餘緡悉蠲無餘初民月輸府僅五百
緡聽自釀前有令納媚于府於月輸外創增二千二百
緡奪爲縣務已乃課出無所剝民滋慘今悉蠲俾爲舊
惟公家富川每趨臨安必道昌化悉民斯害久寘于懷
一旦明目張膽勇言不遲訖使二十年之害二百萬之
課一語去之凡民俗逋縣令劉浩亦貸而不取以稱公
盛德且合邦人之頌繪象校宮以祈公壽謂是顛末某
所親見蓋記諸某嘗竊讀公之奏章蠲湖北之盜賞去
興國之淮衣均湖北之田賦昌化酒征凡與爲四然則
圖公之象自東極西詎止昌化矧若四事繫人心厚邦
本國有無窮之休公亦有無窮之聞然則雷蹟揚芬可
殿他部十月旣望植石學宮雪顛秀眉扶携來觀驩言
不圖獲見今日酒不復醜吏不索錢酒價既平醉舞蹀
躑散爲恩波雙溪之泉拜手薦冠摩挲翠珉雪霜皓皓
無侵公貌日月翩翩莫計公年頌詞長言于無窮
天子萬年兮公秉鈞金章紫綬兮照青春丹青粉澤兮
上麒麟

徽州謝守生祠記

休寧之士吳君紹成以歛之鄉貢進士許君森等書來
謂吾邦使君有善政有美功凡我六邑之人父兄子弟

兒童走卒皆欲象事之願得一言以信今而垂後發其書讀之則曰使君剖符而來閱歲已再而惠利流行績用章灼夫所謂善政者聽斷之敏不與馬獄訟之清不與馬右庠序以崇儒化增兵庫以嚴武備折絹直以便民輸亦皆不與馬然則何以爲善政哉吾州山多田陜雨暘小愆農末皆病比年饑饉在仍煙青色悴使君精意感通每禱輒應是以連歲咸得中熟朝廷省賑賚之費田里銷愁嘆之聲而又吾州山谷阻深惡獸所萃比年虎豹遁跡民莫逢旃非政之善者乎新安衢嚴接壤前歲盜發常山使君獻言于朝調精兵遏衝要賊竟不敢離穴至若吾州四境則悉發禁卒益以寨兵弓手激

犒優腴士心鼓勇宵柝日鉦響震山谷賊巢雖近不敢輒望新安遂使提封晏然民不知盜非功之尤大者乎由是士頌於學工歌於市農誅於野而行旅贊於途皆曰賢使君之賜也茲特掇其大者耳餘則更僕不能悉數讀其書玩其辭核其事信矣不誣也是又安得以詞荒爲解哉抑又竊聞其先正相國之司江東常平也歲適大侵而視饑視溺之仁賑貸備至全活一百六十萬八千人施之一路者且若是其後相天子赫然爲一代良敬則其所以施於天下者又可知已宜其有子今又臨吾州哉紫陽巉巉練溪泚泚山高水清百世興起

新城折納秋苗記

自先王宜民之政不傳而後之施於民者始強矣民惟
更是命其奚敢差池然父母斯民者固當赤子體軀之
毋以小不便而不加省也新城土不宜秔水不通舟民
糴於旁郡而輸于府歲以爲病者不知幾百年乃御史
劉公始以折價爲請上知其便也亟報曰可數百年之
病一朝去之大川廣谷之間和氣克塞扞蹈布野初縣
令趙君希益以議賑貸詣府因詢御史御史訪以民瘼
趙君首以是告京尹王公柝奉宣唯謹命甫下即日檄
縣歲所輸價如昌化於潛嗟乎利興害除固有時耶然
時不能以自爲亦人爲之耳不惟此也廣州東莞之米
舊輸之縣比年以來涉溟渤而輸之州民亦苦之今奏
也併復之新城之人欲象而祠焉御史不許然二邑之
人所以心祈而辭祝者御史又惡得而禦之趙君以邑
人之意而求爲之記記不可已也然言諫之澤將薄海
均被史不勝書顧止二邑而已邪趙君爲縣再歲而羸
勸耕桑崇學校微而橋梁靡不經慮今復以民之所甚
病者告于當路而去之而思其所以爲民者未已也邑
人其拱以俟御史名堂莆田人

開化張氏義役田記

義者天命之公人道之達由義黃堯舜氏以迄于今莫
之或改也後世講學寢微義利之說不明然後始相刃
相劘迭負更勝於一世嗚呼此里所以貴乎有仁人而

鄉所以貴乎多善士也三代衰役民之制紊紊極矣漢更之亦龐雜而不綱自是益紊矣我宋刻五季之陋追三代之遺以催科責戶長以追胥責里正明白簡易法非不善也而官昏吏貪橫征亡藝與夫裕屋強宗侵陵貧弱於是役訟日繁矣今張君震龍與葉君謙而下相與爲義役因其貲產之高下裒金市田儲粟西坡以募出力當公者凡十八戶其名氏悉題于石之陰自是戶不知役可爲永圖矣嗚呼張君之心仁乎哉仁與義具推而行之於其鄉放而推之於州又放而達於天下則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講信脩睦比屋可封於是乎可期矣予歸自閩過其鄉目其事嘉其志故樂爲道之庶有聞其風而知勸者則是舉也行當徧寓內矣嗚呼田不井刑不肉亦可復三代之制者其以是夫

休寧縣減折帛軍布錢記

寧宗皇帝御宇三十一年恭儉忘仁載籍亡古一衣不輕易一履不易棄宮無繕治之斤苑絕遊畋之轍用能國計克贍易以予民如蠲兩浙之丁錢免江西之淮絹昌化之去酒征休寧之捐帛直寬租弛賦歲不絕書故人和天佑玉燭歲調三紀化成廩廩乎成周太和之盛一旦天關開劃趣駕帝庭八荒同號天爲雨泪嗚呼是豈一旦暮一政治之所能致哉臣於是特實職議謚秉筆直書請謚恭仁垂之萬葉厥爲信史初唐行兩稅法

至昭宗時楊行密據江淮逐新安刺史裴樞而使其僞將陶雅代之雅武夫暴增民賦以奉行密大率爲田一畝歲收一石五斗而夏秋所輸則已不啻三斗矣東嚴西池南衢北宣皆四鄰也而賦入輕重則若天壤焉國初均正五代方鎮割據增賦之敝謂歛爲特重乃令稅絹僅重八兩或十兩至他郡則十二兩也折帛則六千他郡則八千也迨紹興十八年江東折帛悉減爲六千而歛獨如舊乾道五年議臣有言折帛之直以浙絹定價今匹估六千而徽州則咸平著令絹止十兩今亦同上價無乃困歛民乎因循百年此義尚格又有軍布衫者亦行密時以鹽七斤半易布一疋其後產鹽之州悉

歸于周無鹽以給直令白輸每稅錢一貫科布三疋六寸時布直甚廉每疋令輸錢三百六十其後布益貴乃令輸本色則民愈困矣今亦免征本色疋價如舊嗚呼米粟布縷古不三征今用其十矣又重折焉民胡以堪命哉天矜此民臺臣芻言之帝用惻然亟下民曹民曹下之漕臣陳宗仁提舉常平臣史定之分遣其屬覈實于縣休寧令臣任良弼身被其害也剖析精詳以上民曹又幸民曹燭其幽隱也備其疾狀以徹朝省惟廟堂以損上益下爲心也即以聞于上上亟可之帛之疋遂損二千布之疋止輸三百五十沉痛百年去不崇朝而又黎陽一鄉猶困重賦今亦眎休寧取焉廣谷大川感

恩至泣老子浮屠之館禱福報恩累月不已是役也臺
臣開之使者直之版曹不抑廟堂不拂遂得以達于四
聰事之顛末顯白若是記者不知率乖其實邑人不皇
復請臣記之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一

記

徽州平糶倉記

王者受天明命以撫方夏然不能以自治也乃列土建
侯使之大小相維而衆治之凡以爲民而已顧人才不
能齊也而汙者腴之酷者戕之昏者縱吏而害之彼知
以愛民爲心者而又政術不足以及之故王澤所以常
壅而民生所以日艱也歛爲州其山峭壁其水清激雨
終朝則萬壑迸流晴甫旬則平疇已拆故乾與溢特易
旁郡又其地十爲山七八田僅一二雖歲上熟所歛無

幾一不登則細民持錢謁糴亡所往往懷金而道孳顧
某之家曾不足於歲廩者然目擊田野爲之盡然傷之
乃輟常產二百畝別儲其入率以夏秋之交損常直發
之然所及數里間爾思所以廣之未能焉乃一日邦侯
遺書大抵亦謂新安易水旱地陜而收薄雖常平有粟
然請于朝告于部使者率坐阻絕賑卹不時今也裁冗
費得羨緡市米五千石爲屋十三楹以廩之民告糴則
唯眎元直使市價莫增歲饑不苦嗚呼仁哉且新安環
萬山一溪如帶往常得米于朝矣陸運旣艱舟漕復阻
吏姦米腐屈然亡補嗟乎有米而莫致之民亡米而使
之有備才固不同若是邪然人未始無才也顧用之奚

若耳用之於公則及人用之於私則害政然才至矣而
心復至焉則不徒爲愛民之名者矣得若人焉森布宇
內萬物吐氣則太平惡乎亡期哉且歛之城一而負山
三面臨流狃於地利城圯不治今侯也城則築之門則
作之且復繚城爲堤植以楊柳芙蓉爲邦人行樂之地
使深溪疊障之間粉堞雲齊丹雘霞爛山川城郭一朝
改觀夫有廩以飽其腹又有城以衛其居非才至而心
亦至焉者安能周密若是哉然後益信夫春雉之馴秋
螟之散昔人必歸之圭符銅墨者非誣也雖然智者作
之明者述焉作者固所以開其後述者尤所以永其前
享是而有志於民者嚴其發歛使是米也常存焉其或

才足以有爲者又從而益之使是米也有加焉則今侯之仁固將與天都之峯練溪之流同其深長矣然則邦人之有望於方來與今人之有望於後人者其有終窮邪紀事者固將又得而書之侯宋氏名濟天台中書舍人之子學與政皆世其傳者也

富陽縣創建豐本倉記

古者下有常產上無橫征故雖旱乾水溢至于累歲而民不告病者積之平時也中古之民貧富不能皆齊也於是上之經理者益密使都鄙田野咸有委積以待荒瘠至于後世用度日繁力不能及民也則糴之豐年糴之歉歲命曰常平租賦之外別取於民者以爲民備命

之曰義倉其意猶委積也柰之何菟符墨綬不能入龔黃家卓魯也陳新不易而腐敗之省察不時而吏蠹之甚者他用不足潛易而空之於是民無所賴矣比歲守牧之賢者市粟築倉儲之別地蓋慮異時侵易如常平義倉也至縣則未聞有爲之者乃不足也孰知有爲富春者獨表表於畿甸間乎豐其廩儲楮六千緡平則糴之貴則賑元直發之發而復糴並書于籍佐貳掌之而六十萬之儲則常在也其倉則以豐本名之非念深細微而慮周亡窮者其能若是邪令君張氏名脩故參知政事巖之猶子學與政咸有緒承故見於行事者若是且今之州縣亦間有爲之者然察其所由不歛

諸富民卽罰諸束矢不取贏於夏賦卽掠羨於秋租披
民之心腴己之名雖不曰繁亦不謂無也今富春之儲
廩也節抑於百度之間累積於三年之久一毫而上於
民亡預焉賢矣哉傳曰田野縣鄙財之本也垣窳倉廩
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貨之源也等賦府庫
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
斟酌焉此非縣所能也來者謹其出納時其歛散毋失
其循環之本又能隨其方力而增益之則已幸矣雖然
本末源流之論雖不能也使吾能加之念而廢幾其萬
一焉則又烏知其不能哉亦惟來者勉之

吉水縣創建居養院記

某之母舅故外府丞黃公諱何爲縣爲州所至多遺愛
歲方饑癘氣紛薄雖輿夫率憚莫前公必徒行戶至使
緡粟藥物人被乃已平生全活殆千萬計蓋其天資然
也今其次子閱爲吉水丞一日書來告曰廬陵八邑其
七皆有居養院吉水獨無之凡鰥寡孤獨者老者疾者
率棲寄浮屠氏結草爲廬風日不蔽且浮屠氏亦厭苦
之相與請于閱閱葺常平廩偶有羨材又有屋之籍于
宮者亟白之令令黃君聞而樂之共白于常平使者乃
度地于縣之 爲屋十楹日贍二十人而使者又歲給
常平五十斛以備溢額之病而無歸者別爲屋以居之
名安樂院自是生有以養疾有以藥沒有以藏矣頌有

以記之嗚呼此其爲吾舅之子乎其漸源有自來矣雖然赤子匍匐入井悍夫知救之此固人心之天不可泯滅者不特三代聖人爲治之大經也顧予每見州縣間惠利之事不難於爲而難於久往往爲者代去來者不享則一切影滅矣不特居養一事而已也儻繼其自今屋則增繕之租則增入之自二十人而百人焉千人焉又由一縣而之州焉之天下焉則斯人也固將陶陶自遂養生送死而無憾於天地間有不待屋之而自安食之而自飽者亦皆由是而推之也來者其勉之

武寧橋記

嘉定十年夏四月大理評事知武寧縣趙君某遺書於

某曰某蒞事再期行且代去縣南之水行六百里匯于彭蠡以入于海舊有浮梁人跡所集千車萬夫日憧憧不止廢不治者今七十年邑人屢請于有司而力未能然不敢一日忘也銖節粒稽日累月積乃量期度材規事授工凡爲梁舟五十二箇籍版八十四丈冶鐵爲纜二千尺有奇役始仲春徙休孟夏行者便負者安而不知其費若干工若干咸曰其析木天江乎抑精衛填海乎吾氓不知也雖然橋成易也然不保其不壞壞而脩脩而久久而又壞又脩吾置田八十八畷營屋十有一楹課其所入爲脩具所以望於後之人者無窮也子其爲我記之使來者有攷焉予方困於埃壒未暇也適同

年倪君瑀見過曰吾將爲縣也子嘗治劇矣其何以贈我予曰得非代趙君乎倪曰然予曰趙君方以記橋見屬請因附一言可乎倪莞爾笑曰趙君明敏有守豪宗辟易監司郡守皆賢其政而予繼之懼弗能也予曰不然厥今吏道之難莫難於治邑然奉法而循理鉏強而擁釋則治之之道也得其道斯易矣且子之才雋而敏子之志宏而平民之望子與夫監司郡守之待子決不異於趙君也異時以餘力而眎其橋俾勿壞皆子所優爲者趙君得其代矣寧止爲此邦喜邪予又竊聞之古之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道路之不通是亦可矣而智又生焉於是而又有橋故津梁道路皆古人爲政之經徒杠輿梁月有定令今之爲政者唯急賦租簿書而以是爲不急先王之政荒矣而况如孟軻氏有志於援天下之溺其不以爲迂者乎雖然民宅生於令令亦宅生於守爾寬則令可以及民急則欲措而無所世之不因寬而立不隨急而弛者幾何人哉吾故因是橋之建而竊有感焉亦惟君推是惠而大之將不止一橋可書而已也是年五月十日記

昌化吳安阡記

成周蜡氏掌凡飀禁置褐縣衣昭虔示信書其日月來者可證委曲丁寧不輕造命我宋膺圖天臨海鏡惠浹萌生恩覃翔泳寓內州縣有圃曰瑾保合太和人全形

性昭天漏泉布濩涵漫九卿趙公擢秀天枝皇皇玉節
周觀八維利事便條興植無遺起自吳門護曹王畿猶
慮殫圃狹不足支又命州縣別阡異埒以處良族以收
遺甌劉君大成時令昌化奉檄載馳載詹載暇古縣之
南平川之埧乃墾乃基乃垣乃廩阡曰吳安名以地借
佛宮道廬未藏之骸悉瘞其間母復狼籍消齒遊魂昭
沐光價耄稚扶携且觀且詫曰公仁哉及于枯謝初公
漕淮行之淮堧劉君在滁爲仁義阡今命漕部曰淮實
然惟公愛民無東西偏十年一日亦無後先三代辟王
視民赤子保養生息各安所止王道靈長闔端演迤粵
惟我公經綸方起克此以旃莫可量只敬成恭和措民

安理皞皞陶陶養生送死民之望公奚時而已爰法唐
碑因韻以紀俾民伐石拱手以俟

梅山浚河接山記

世謂東晉不兢皆士大夫不知名檢致之然竊觀當時
不急仕不附炎瓦礫阿堵至蹴以足士無賢愚付百年
於杯酒凡若是數者後世亦復有之乎穎叔之爲人蓋
庶幾乎晉人之風度者幅巾藜杖目視八荒脩然不類
食煙火人歲晚卜梅山有清湍竒石蒼松翠竹之勝一
臺一室標以佳稱曰梅隱曰虛舟曰無邊春曰閑世界
至其自號則曰塵外人其胷次可知矣然亦有不可曉
者平時讀孤首錦囊諸書率語人以富貴利達之事諄

淳然作家則以詒子孫市田租以永蒸嘗至去年冬復捐萬錢於梅山之陽浚河一帶爲山九阜曰吾以此爲此方居民千萬年之利且曰坤土也乾金也坎水也土生金金生水生生化化循環不窮是雖合乎物理者然竟未能忘情斯世何邪穎叔神氣清明未老也予期旦莫乞身西還當招穎叔於寂茂之鄉授穎叔以出世之法俾若前數者冰融羽化毫髮不畱然後相學浮空汎景以遊乎無倪使穎叔樂之不厭視人世如塵觀故迹如蛻而又何有於義黃源大夢之境哉穎叔姓丘氏名士龍家世建溪然予區區書其名氏州里亦蛻矣

富昨寺記

海寧之南里名太清溪山虛曠川源衍沃其民秀醇其姓皆平陽氏有名漸字進之者急義樂予里中號長者其奉慈氏教采篤古招提有名齊祈名富昨者皆進之立焉初富昨爲寺甚古燬於臘寇紹興七年旱進之率里人禱於遺趾雨不旋踵歲以稔告於是進之飾宮造像命沙門以奉之今駸駸百禩矣而有祈輒應歲不知水旱遂爲此方垂福之地故進之之孫與曾森森秀發詩書之澤禮義之風靄然於平川廣谷之間其曾孫曰三鎮者獻名天府曰瑀者待補太學弟子員曰大信者登癸未進士科曰雄飛者亦將以武功入仕餘皆穎茂方興未涯非進之一念之造耶然寺介山間施與不時

次煙頻冷主席屢曠屋且老將弗支進之之孫曰敬倡而新之其曾孫瑀施十畝其孫如松施五畝彼眎儀聽倡洋洋動心者又將不一而足則寺之浸盛亡疑也然則瑀之是舉也豈惟續佛燈實能享祖意此寺無窮則進之之此意亦與之爲亡窮也然則瑀也豈不賢哉質之舊牘進之之再造也有頑弗良訴之州者州下之縣證以紹聖石刻乃信其爲古而又備坐崇寧之法寺院之無額者爲民存之以便祈禱至紹興三十年又有妄詞者時右丞相洪公遵實守新安爲故府將妄詞者撻而屏之自是外障悉降僧徒乃安紹興間寺方成進之以密多院僧炤燈主之燈既老進之之子名子才字

文德又度德惠繼之是後去來不常也至慶元乙卯進之諸孫始以方興正乙王之正一化智嵩又繼之今瑀與如松又將度程普潤以後之則正一之派將永有傳矣嗚呼百年之間祖孫四世一意所傳綿綿弗墜嘗觀世變之推遷驗人事之興廢而後益嘆瑀之善述也雖然豈惟四世哉將進之之家若聞若來與其雲仍此意承承千載一日則如來氏所謂因緣果報使其子孫繁衍昌碩者又烏有終窮邪余非佞佛者即事而紀之不敢沒其實焉耳其視世之人狃囊錢困穀之資以并吞愚弱憑凌里閭者則進之與其曾孫瑀豈不尤爲可書

齊祈寺釋迦大殿記

頃予記富昨寺嘗併及齊祈矣然未詳也蓋齊祈作於唐武宗會昌之時閱九十餘年後晉天福間程玕復新之宣和火於方寇紹興間汪進之再築焉然址于平地形勢弗稱有老禪淨曇者徙而置之夾山之半雖山實平林壑幽勝甚宜其爲瞿曇家也若門若堂以及輸藏皆曇傾橐然大雄殿則未也於是里有孫居士諱蘊字茂達者倡而具之費以巨萬獨任十之二三焉惟五天竺諸佛所聚爲衆說法初無定所山林江河人天鬼國七寶池中大千刹土凡屬法界非法界三十二垣河沙界無所不說何必殿邪曰不然入度千年垂教萬劫不

假莊妙勝安能感發群心所以香滿六天殿開千柱波羅柰國猶施萬寶之筵佗化天宮尚啓千蓮之座乃知寶殿尤重法門所以老曇欲爲居士證明殊果垂諸方來而居士憊辭不矜己力今其孫祖印遠紹曇心作爲集善之堂臚列布金之士居士冢子曰持聞之欣喜旣施緡以迄其役復殖產以奉其祠父所欲爲子則不可不爲君子謂是舉也其善述志也夫抑能顯親也夫雖然金仙氏之說予所不知然或知所向焉則其人之不可爲惡也審矣居士疏明博雅推重儒紳於浮屠書亦復旁暢唯能了十二因故能滿四十八願顧此大雄師丈六黃金色巍巍忉利宮神光照夾山具此三禪絕風

水火此方士庶永作福田持以書來謁記於予予之從
姑寔歸居士持予中表也而持之弟中立又予同舉進
士也其得而辭乎然持欲記堂予則記殿焉堂生於殿
者也記殿則堂見矣初相殿之役也凡七人皆賢而樂
施者程雱孫顥孫文瑞孫作孚孫士清洪儔吳文思而
曇亦居其一焉寺之比鄰有汪澤民者賢士也三子皆
亡予憫其乏嗣也市田入寺以祠之又慮久而奉之不
虔也故附書于此使後世併有攷焉

重建方輿寺記

有唐正觀十三載寺寔始建于孫祈龍紀紀元水蕩之
咸通十四遷今地施其地者程從約經界紹興官牘具

迺至淳熙歲丁酉融風扇火夜生光有一長者作鐘樓
巋然獨在餘埃滅自是徧叩布金人若門若殿若千佛
工緒相仍三十年始復莊嚴還舊觀住山永慶老比丘
領衆作禮來請記我聞萬法本來空世間無物非虛假
而况樓臺諸殿閣以及黃金兼紺碧是故如來一彈指
以大圓覺爲伽藍汝今夢見黃金屋在汝一念起滅間
善財當日出胎時七寶樓臺誰所造顧我又聞金剛劍
斷除障法無量極或爲劫水或劫火種種變相壞津梁
而我一切等觀之化魔入法成大道汝今湏認白蓮花
猛火燄中元自在向來劫水與劫火自然化作清涼池
卓哉此寺建千年現在方衣三十衆人人各脩菩提坊

此屋萬劫永不壞此屋既不壞更念彼衆生顛倒是非
場出沒煩惱海一切貪求心一切屠殺心現業上熏天
華屋如露坐念昔天帝釋一鏡照四洲月轉寅午戌當
照南瞻部衆生業深故了不知怖畏頭燃大智燭破彼
昏暗衢更調甘露漿消彼熱惱病令彼得安居此屋徧
大千我亦懺悔者師歸剎之石

歙縣黃坑院記

我聞西方有智人甚仁且剛拓拔自立欲毆六合內外
皆一信善其說茫洋闊大而卒不可泯絕者吾儒之道
實行乎其中也若夫累亢重邱藻稅畫楹元堦堤塘千
步十鍾百步兩魚大約江左又不若淞河之盛郡之南

五十里曰黃坑環黃坑十里僅一刹唐大和建也皇朝
大觀間僧特盛屋不足容析三小院居之迨臘寇咸燬
焉今獨黃坑院耳紹興戊寅以次經理至淳熙乙未乃
得智愚主之始有說法之堂然猶未備也智愚寂法文
享之文才幹通敏若三門若方丈若鍾臺若大士閣若
華光祠暨夫香積之林食息之舍伽藍祖師之奉靡一
不備南溪如帶北壠若屏嵐靄紆環已名占勝而又樓
觀突兀金碧輝映周旁鮮儷焉予樂其地之曠幽且嘉
文之起仆也爲之紀厥由來且市田施之他日乞身而
還岸巾橫策歲一遊焉如來以遂衆生願欲爲法者使
予亟還歸田亦豈無法哉自今當朝夕以俟

饒州明教禪寺重建應真閣記

予與阿羅漢若有大因緣念昔己未歲嘗夢入松林深處有精廬金碧交輝煥五百阿羅漢環坐各自自如或耳挂金鑲或手持玉印或容開齒齒或眉散雪毫或猛服犍龍或安乘馴象或金刀裁剪或藥臼摩挲或天女獻花或龍王貢瑞千態復萬貌種種德難量其中虛一席意若俟予來慇懃叙問闊挹予使即席予既即席已相顧若慰喜久之夢乃覺追記絕了了所以辛酉歲方興像羅漢予乃爲莊嚴持軸山尊者已而題其扁具言前夢因今有慧滄禪書來自明教謂我住道場一切皆作新再睹應真閣墮敗

發勇猛心今幸得員滿

上可摩星漢中住五百尊碑砢如喬嶽彈壓此山川亦如紫雲閣崔嵬瑣聖居願得公提筆此閣永不壞予以因緣故亟諾不復辭往聞能仁師徧滿無常住時住人天海亦住彼虛空而我阿羅漢親授正法眼故住水晶宮亦住煙蘿樹應供闍浮提亦復住此閣又如布金園無在無不在稽首山中人勿作此閣觀如在石窟山親見密多羅如在旃檀林親見摩犀那復念阿羅漢曾受佛屬付常令在世間如醍醐甘露我今與羅漢本不隔微塵一念若到時五百人增一師傳佛照衣醒處不待曉安知他羅漢最後無度者今我請與師及與番陽人及與天地衆精進無退轉四大海水融但均一濕性山

林及江河月光常克足此心如此閣無壞亦無新他時
至番陽更當問閣訊

淨慈山重建報恩光孝禪寺記

西方有異域宮殿皆天化鷲嶺布金園則以人力故惟
以人力故則有易與艱然而頽力堅雖艱亦能就崔嵬
淨慈山東南推甲乙鉏荒不計年吳越號惠日道潛與
延壽相仍坐教席皇皇太宗更號壽寧紹興有制追嚴
佑陵載易今名厄度中更佛智道容再堂應真曇密法
進寶殿經營孝皇御曆賜金趣成既成臨幸震動山
林嘉泰之四埃于鬱攸退谷義雲載吼龍蚪傑閣層空
天畫雲浮河沙真諦輒賜龍樓唯是羅漢之林大雄之

殿費大莫興吳霜幾換嘉定庚午起禪老崧一顧慨然
孰振祖風爾議擇材爾謙程工規置堅定一朝屹立都
人駭嘆謂出神力無礙廣脩尤奉尊者五百鉅人耽耽
廣厦功緒方延合而未全乃以小嫌引去翩然自爾八
年住牒四傳丹漆金碧迄未之員辛巳有命以崧再至
至不期年始克竣事於是濕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
翎堦排鴈齒星垂珠網寶殿洞於琉璃日耀璇題金椽
聳乎玳瑁良由千秋紀節召入闕庭賜號賜衣殊渥下
倫椒殿邃嚴天賚亦均風動八表歡喜見聞施以金繒
川委雲蒸佛行有橐亦復自傾嗟此突兀其工匪易凡
二十年始終乃備瞻言佛行傳佛照衣有行有法聲傾

一時昔去今來了無滯礙以未了故故復重來今既了
故所說未了一日杖錫求我說之顧惟天賦寂蔑興墮
清幽往來錢塘諸山渺然不記歲月凡劉道真之所記
顧野王之所書鴻漸之所經坤元之所志莫不披宿嵐
而挹爽玩夕照以含和或偕釋子道人俱度風篁之嶺
或與高人勝士同登月桂之峯或忘歸而屢宿石橋或
乘輿而獨瓢冷澗或遇葛翁於北塢或逢仙許於南泉
或賡遵式之留題或聽智僧之長笑或近見法真之張
寶帳或遙詹釋遇之上驪峯蓋因前世曾游所媿今生
失脚已而又循赤嶺過慈雲乃見寶蓋法幢威儀隊伍
雲行雨施再生彌勒之峯勢就形全雙踞石龍之首更
分餘脉復過穿珠一結雷峯穹窿寶塔聳熏爐於前應
護一氣以中涵三阜橫陳雙龍後伏勿輕加於營築庶
永閔於靈竒雖然六一居士更有偈言東南地秀絕山
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飛四面起雲霧
雜芬芳其俗事宮室佛屋儼侯王五采瑩丹漆四壁金
焜煌上垂百寶蓋宴坐以方床南方精飲食玉粒甘露
漿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惟今淨慈林壑之幽宮室
之盛群心之歸眎此偈言了無一異但未知雲堂千衆
坐卧食息何所解入三世諸佛數千羅漢受此供養果
報云何若能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證無生忍
造不二門則食息自如坐卧何歎至若諸佛以及羅漢

能堅初誓化度衆生消一切聲利斷一切疾苦滿一切
願欲昆虫水旱永絕災異山河大地悉得安寧則持荅
國王大臣是名果報雖然如上莊嚴如上功役猶爲有
底禪未是離世法湏於光明藏中化出白銀地現七寶
樓閣如光明如來方爲實相咄一彈指頃徧滿十方如
山巍巍永劫不壞以此功德是爲淨慈鄰峯喚起辯才
今日同聞知見禪師俗姓徐氏名妙崧賜號佛行禪師
云

臨安府五丈觀音勝相寺記

予比年焚綺研不復作羨語今壽來千里門之不去者
逾月勉卽其錄而次第之其錄云寺負錢塘龍山唐開

成四年建曰隆興千佛寺後有西竺僧曰智冰炎一楮
袍人呼紙衣道者走海南諸國至日本適吳忠懿王用
五金鑄千萬塔以五百遣使者頒日本使者還智附舶
歸風鳴海洶舟且傾智誦如意輪呪俄見如意珠王相
十首八臂度高十丈風息遂濟智謀揭高梁可容十丈
勝相以荅佛施時千佛寺乃僧光主之有閣高八丈光
請於忠懿以閣爲殿立五丈之像者二合爲十丈皇朝
治平中改賜今額建炎間灰於臘寇唯勝相一閣屹然
雲際不墮劫火紹興初光之享孫曰清中興之清有子
琦珍珍之子性奕世經理乃克大備乾道間光堯皇帝
聖子神孫三殿臨幸盼賚甚渥由是聲益振今師壽者

性之法子也清峻自厲壯老一日架鍾繚廊宿仆盡起
金碧輝煌增光疇昔至蒙東朝出內帑賜之風運邇遐
舍予日至且有施田以惠亡窮者嗟乎現十丈無影之
形而奪海航之人於魚龍之腹要爲竒事至於動三殿
之臨幸感東朝之恩錫尤豈偶然哉自是此山當爲錢
塘勝境福被民生當與長江爲量數矣備未之功等乎
開山然則壽也實屹立乎三百九十四載之下來者勉
諸

靜江府英烈廟碑

有國所重唯民暨神民之司命惟神與吏乾溢札瘥率
爲民戚吏政弗良乃祠乃祝吏不惟神政思良哉政不

自良單厥心哉古邑貝山公實生焉曰于曰何公氏名
之少游鄉校威望已偉有獠嘗畔公鯨鱗之邦人德公
歲時奉之繇唐抵今千年弗怠廟貌弗顯曷慰氓心民
李太初有詞于縣今令史渭丞白使者轉而上聞錫名
英烈千歲靈休一旦暴白邦人驥迎用榮上賜洪惟
國家明德卹祀凡以民請必表異之豈徒表之還以祐
民予守潛藩併命剪盜悉力憊甚願得少休上恩可之
行次建陽介來乞銘俾刻廟庭銘曰

公生有英姿禮義爲干櫓疇昔獠負固磔之如磔鼠
比日鼠跳晝公神在帝所霆擊風其驅笑談清廣寓
桂槩烈兮荔子黃東甌閩兮西衡湘功成斂威兮歸

故鄉流惠我民兮湘江長

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一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二

序

胡魯川中庸大學序

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至要皆非口耳之學也子思子之言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爲論道者言之也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又爲行道者言之也夫論道而過之則爲荒不及則爲陋非中也行道而過之則爲矯不及則爲

汗亦非中也唯言之而順則道自明履之而安則道自行後世以來其在天下國家則謀議日多而事功不立其在學士大夫則講學日盛而踐履缺然識者固憂之胡君之爲桐廬也民安其仁士服其教見之政事而反之躬行無一而非中非世之徒事空言者其徒徐君旣取其書刊之且卷卷然以序爲請至于再三不置焉卽是以占其心之所存則於其行也必力是又當秉筆以俟

四明高氏春秋解後序

王者以道治天下則春秋之道隱不以道治天下而惡其書之著則王臨川是也先儒謂聖人謹四時之春正天地之經也謹一王之書振君臣之綱也謹日月之書順方物之宜也謹人名之書辯君子小人之道也謹中國外戎之書正萃戎之分也謹父子兄弟夫婦之書序人道之正也禮樂征伐之權朝覲會同之節凡大經大法粲然靡所不備用之則王舍之則亡雜之則霸方周之衰王道寢微聖人憂之此書所爲作也若曰道雖不行於一時書則可垂於萬世有王者興猶可稽之以爲驗操之以爲決故曰王道之權衡也先儒嘗病丘明昧於經意汨亂綱常若天王於卿士而言貳與叛上公下臨侯國而言拜成王室討諸侯而言背盟君臣三綱之首也而悖謬若是則改而正之寧無望於後人乎公之

學蓋欲泐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
日久恬於頽靡無復振起之畧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
臣賊子接迹海內戎狄強暴憑陵中國平王不可望矣
故托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則齊晉又衰政出
大夫吳楚橫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
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
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
於天下蓋臨川欲滅其書是猶畏春秋之存也金陵之
秦則眎書存亡皆以爲不足計矣王黜聖經寔基戎禍
秦害忠良益稔戎驕流毒千古吾不知何時而已邪愚
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心爲之掩卷三嘆然猶幸其書
之存也庶幾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定遠寨戰守紀實序

昔之善兵者謂戰易而守難名言也蓋戰者惟角一日
之長守者必脩旬月之備守之爲難固也然上下一心
兵力雄疆城池高深儲峙克斥則旬月之備又何難邪
今王侯之事則固有甚難者連率以爲不可守則上下
之心不一矣城南築而未甃則藩籬不足恃矣虜衆號
二十萬而萃於一邑之下則兵力不敵矣矧間歲是邦
嘗經躡蹂則人心益不自固矣至若六千之糧餉道不
繼則又未暇論也然則言守於斯時顧不甚難耶而二
酋以方張之勢再薄郭闔卒能使之喪氣褫魄扶傷曳

億而歸者何哉今觀其當日規模誠有足書者蓋將每
患其怯也今也分地而守則將先登城出關而戰則將
首躍騎慷慨白衆以死自誓一將敢先萬旅爭奮非勇
乎將亦惡其刻也今也時其寒燠恤其疾苦恩旣浹於
營屯野外入保排議畢納愛復孚於田里非仁乎將尤
病其褊也今也有謀則僉每斷則獨分事授任各當其
才非智乎合是三者而又以忠爲主則何守不固何戰
不克哉古之人有行之者方叔召虎而後不知其幾人
不幸而不濟則亦不失爲張許輩然則當日之功豈偶
然而集哉夫使爲之將者爽怯而自沮則何以倡三軍
掎刻而不仁則何以一衆志狹隘而自用則何以合群

才三者旣乖則又何足以言忠哉且兵法云攻堅則瑕
者堅乘瑕則堅者瑕二酋犯邊而首攻一邑非虜之深
謀乎今也一城不下百城堅守瑕者猶堅虜謀始奪由
是所至失利卒以狼狽則是以一城之金湯而爲兩淮
之砥柱所繫豈不甚大哉雖然未有能守而不能戰者
也人謂虜無他長唯有進無退者能吞之使世之將兵
者皆能以是而自厲焉則漢北無匈奴矣顧其所以詳
著于篇者非爲當日耀爲來者之法耳覽者當自得之

李文昌箋表集序

文以氣爲主學克之辭緣之至梁昭明以體爲的而後
其論大備蓋真宰散淋漓清滴之氣人得之則能吐英

奇陶物象而爲文然則有體也不以體焉夫人可能也
體以爲的則駑車不得後駮龍不敢先矣怡軒先生生
亡他者獨與書爲神交根本六經貫穿百氏牛醫馬經
亡所不窺發而爲文則汪洋漫漶聯綿縹緲若太虛霏
霏而不結明河澹澹而流光乃若見之章奏則又明白
整嚴純正猥惻與他文輒不類蓋章奏之體當然也公
自言少日過庭聞其先正少師之言謂表疏輸誠君父
務在平正無爲艱深噫淵源所漸深長哉其季合淝帥
大東雅好其文萃擷弗遺迺以公歷官歲月次其表疏
繫以荅詔鈔梓百篇以昭伯氏逢辰之盛以示後學告
君之體然公之伯仲與季俱以文鳴諸儒號爲文章家
異時當借傳不朽者俾淺學牽聯其間何邪避不獲命
則引而列之右簡使學者有攷焉

金陵校官錄序

學舊在治城景祐中徙今所大凡山川清淑之氣惟水
所鍾今清溪般薄其左而秦淮源不啻二百里茫洋濛
漭帶橫其前與清溪相照映瀉而爲回瀾放而爲犇濤
蹙而爲奇文涵而爲太虛而學峙其中故建立以來衿
佩日盛每三歲一大比則舉鄉書選春官多繇弟子員
而比年特盛惟其盛也故舍講說課試之外師生之相
見也日常少其不學謬當講席日因檄文至宛陵有兩
生候道旁眡其刺曰學生挹其人則不識徐叩之則言

游泮且暮矣因念朝夕與居至于三年亦非偶然者顧
渙然若是豈人情哉且甚愧不能朝夕見相觀而善重
愧不能強識一至于此乃歸而爲巨編屬學錄常君悉
記其名氏然去來無常惟其所值當以代去之日爲斷
他時征涂官轍邂逅相遇咸得以有攷并序其所昉而
列之右簡幾來者知所昉焉雖然在邦在家必聞者不
關諸富貴利達而在吾名教中人能務自植立卓然有
以表見一世則暗中摸索之語固爲陋甚然果若是則
亦何藉此編以備遺忘邪是說也不惟規諸友也抑以
自警焉嗚呼倚席三載無所發明乃強聒於代去之日
得無重愧乎在某固以爲愧也抑諸友則無以爲強聒
也幸甚

新安續志序

方有志古也志而不續則中曠矣城築之脩徙戶口之
登耗租賦之增損人物之盛衰吏治之得失世變亡窮
則方志亦當與之爲亡窮也今新安之不續周一甲子
矣不識六十年之間凡所當記載者將安所托乎後來
者抑將安所考乎吏治以爲不急儒者以爲當務蓋吏
治苟目前儒者之慮常遠也今史君四明劉公炳行當
代去郡綱畢舉而尤於是卷卷焉乃得郡博士李君理
掾莊君與鄉之秀士考訂而論譔之於是郡無餘事矣
昔之仕外而入覲者山川戶口條奏靡遺古諸侯述職

之意也然則公之進對萃林也近在朝夕其於是書必將有取焉

吳安撫竹洲集序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萃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穢穠地之萃也天秩天叙之彞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萃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意於萃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萃哉赤圖馬負於靈河綠字龜呈於溫洛聖人亦何心於萃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鳴器巨者其聲麗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虛而言醇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萃實貫斷斷不誣

其可摠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群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萃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又與其兄俯受徒隸萃旁午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得南軒鍼砭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其有攷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

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疊疊卷卷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屋而施狹曾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竒偉孝皇一見竒之昇以海陵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躋其行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群英鷲鷲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某生也晚視公蓋前輩而公之子垆將梓公之集欲某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公之孫鉉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之

汪叔耕方壺集序

太史公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而列傳首孤竹君之子乃復續之以力拔山之項羽何哉比其叙屈原賈誼亦復抑揚詞旨且自言發詩書之隱約葛稚川謂述往者以思來者又謂其爲一代之偉才不其然乎叔耕蘊霞牋玉滴之竒思出天表蓄而不試憂深思遠未易遽班之賀白也嶧山積石三十二里孤桐琴瑟而鄒魯地接古稱多儒休寧斷崖鵝石之秀江南鮮比君殆一竒乎僕頃爲史官不能取君傳之逸民今一念之歉然未已然猶有期於來者姑以此編寘之方壺脩菊寒泉振我清風子心往矣子壽何辭

金蘭錄序

天秩之典凡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古之人固有一見而定交亦固有一言而寤合馨如蘭斷如金不惟終其身且及其子孫又及其雲仍若曰忽聚如雲忽散如萍則是油然汎然於太空宇宙之間誼安在哉情亦安在哉余君以雲萍錄來予請易其名名曰金蘭錄登名其上者亦盍思所以稱之

柴史君德政詩集序

昔之善守邊者周之南仲漢之周亞夫晉之羊祜至唐則稱李勣本朝則稱李漢超輩然攷其所以爲善者不過安百姓恤士卒與夫忘已用人而已矣夫所謂安百

姓者均其徭役而無倖優徧困之人寬其賦歛而無苛取疊征之害量其軍事所須而無旁緣誅求之苦夫如是則百姓安矣百姓安則何守不固邪所謂恤士卒者察其艱乏矜其疾病明其賞罰懲剋削之敝戒喜怒之私則士卒感矣士卒感則何戰不勝邪人之有技若已有之目眴茫茫心緯入荒合謀并智無敵四方此百萬人之將也古之所謂守邊之善者不越三者而已矣予從弟日章爲尉宿松猶子若疇爲理群舒各以書致巨編曰此安慶史君德政詩也且合其鄉之大夫趙君路分陳君通守而下凡十六人之詞來言曰願有以序之予適困多事未遑也閱半歲又請焉予嘉史君之有

善政又嘉其鄉之大夫之有公言也夜半秉燭取其編閱之靄然煙雲鏘然宮商其聲洋洋克滿淮壩大抵皆三說信乎其可詩也其餘增浚城池創造樓櫓招勇士利器械嚴教閱脩學校靡一不舉且龍舒之人不特歌之頌之而已士象於學而祝之民廟於遠而祠之夫古之人植大勛於天下者無他焉惟曰得人心而已矣果若是則詎止保一城守四境而已哉雖以之長驅中原克復神京可也既以爲邦人賀復爲史君勉

鄱陽董仲光詩集序

詩與樂皆所以宣天地之和者也是故以美頌爲貴次則風刺焉次則譏切焉又次則怨怒焉降是則風雲顯

晦草木英萃而已耳亡補也與爲亡補也寧怨怒焉寧譏切焉然方之風刺則劣矣若夫治世之音旣安且樂使天下之口皆鳴天地之和則非詩人所能也必有任其事者焉余與董仲光聲容未接乃不遠數百里而以序引爲屬夫豈徒然哉吾觀仲光之詩皆有感也仲光之感其比興於州縣之間者乎然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未易責之菟符墨綬者方聖主臨御輔以賢臣使紀綱清明百度惟正量入用財以天討罪然後妙簡守令奉宣寬大將見仲光之含霜嚼鐵幽夏狠切之詞悉化爲咸韶矣惜乎無以仲光言之朝者吾是以悲仲光之心也雖然寧與仲光事哉陶鎔水石閑勛業銓擇風光靜

事權醉鄉天廣大風光三千篇仲光胡自苦於彼而不樂此耶殆必有爲也仲光鄱陽人名焯仲光字也

張承宣詩集序

中常侍出入金祀玉階習聞飫見孰非天上人間富貴事而比歲以來往往驚志泉垌游心翰墨脫屣璫貂之貴被服布帛之風有若清河君者尤爲角立喜作字優好爲詩詩與字未論工拙然好尚若是吾知決不爲非禮非義者矣矧字畫適美而詩復清曠其不足自名其家乎孟子之詩聖人存之而不刪勃鞞之賢列之學官而爲經鄭衆之劬史游之益繆賢之好善曹騰之與賢孰謂今人不如古哉其子元善既梓其詩且求予言以

冠其篇偶以多事未遑也既久請不倦予觀士大夫家不能銓彙其先人之詞章者多矣可勝嘆也哉夫是知清河君之有子矣君諱某字某某居士者平時自謂也

吳基仲詩集序

洙泗論學文之序在於入孝出悌愛衆親仁之後然則非本不立非文則無以行之耳文非所先也詩自既刪之餘世之鳴其和馮其怨陶冶一性而藻繪萬象森然於丹漆鉛黃間者胡可勝計卒如春哢秋蛩時過則歇無復遺響於人間者非詩不工也其大者不立也新安吳君厘字基仲篤學嗜文辭然天資孝友誠確溫恭樂天知命恬於勢利退然中古人一日以詩一編示某君

於某有連爲丈人行也某誦之過作而曰若之棲幽寂而譽雷霆生今代而名後世不在乎區區章句間也而君固有大于詩者世之作詩如君者多矣往往無以傳其詩焉詩能獨行乎哉君其益務克達使之宏廣如山之高如水之深如日月之升君之進於行未已也然君之詩平淡質實亦皆踐履體察之所形見者讀者可以想見其人焉紹興間有聲大學號江左二吳者君之先大夫諱俯與其季父諱偁者也其先大夫文行冠冕士林源漸流衍君復大之古之所謂世家者遠矣哉

呂主簿詩序

僕一日休于松陰有客來謁呼其刺則丙戌進士且以

門生自謂盖用唐人貢舉故事也既坐示詩一編亟讀之其律和其音長其趣高潔而平澹年方壯而調甚古復真札而粹焉無愧厚昔人句清而畫勁者且是來也寔奉常平使者之檄而賑荒也縈回牽確靡歷不周一粒一銖吏不得罔歐陽子云文章可以潤身政事乃能及物幾於兼而有之其眎喙三尺而手五斤者不可同日語進而不已可易量邪當洗睫以觀英聲動漢朝之盛矣

董宏父詩序

由楚澤行吟之後世以聲吟於天地間者多矣然類多悲而不和幽而不顯枯瘁而不實譎恠而不平使人聞

其吟而悲焉董君與予居相近素聞其善吟者今得其吟觀之聲和氣平溫澤雅實其吟天地之和乎和則可久實則有用是不徒吟矣僕於是得三人焉幸六義之未亡也

曹少監詩序

詩難言也自洙泗聖人既刪之後惟唐杜工部寔擅其全垂今千年炳炳一日凡當時號爲雋逸清新竒古平澹專美一家者至是皆聲銷芳歇矣蓋少陵少年獻賦固自不凡加以往來梓潼山谷凡十餘年涉患深行道熟則其所養可知矣人謂詩人窮而後工工何足言哉人而至於窮則於道益深耳如少監高卧一生孰量淺

深故發而爲詩非徒章句之謂也學詩者當於斯觀焉然由漢魏而來先王之澤熄而詩亦亡於是六義之名始歸詩人矣人自名家家自世業故公之後姪孫某今之魯孫某皆能接公之緒有詩聲士林者其漸源遠矣

趙史君詩集序

三百篇既亡至少陵而中興焉自是而後如蜩如蟬矣忽得此編讀之一快也如儼古諸篇精深簡遠超然有河梁風氣蓋古人之詩不徒作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者無罪聞者知戒是編之詩真有六義之遺風焉於是三詠三嘆而爲之繫于末簡

新集玉堂詩序

某一日坐直廬偶思曝背譚金鑿之句因念禁林多勝
事與其異時對客談於苑簷負日之時曷若披遺訪佚
而紀之於編帙之詳邪適院吏有錄至比年名公數詩
者習有感焉是非玉堂缺典乎乃益加采彙駸駸盈軸
遂第歲月書而石之以永其傳且留餘石以俟後之作
者如同僚陳正父則又父作於前子和於後尤為比年
衣冠盛事也

張氏手試方序

方書梓於肆鱗如也然士大夫多得於傳聞用者難之
古歛張興祖世醫也其父祖有職柳營凡今所鏤之方
皆嘗效於病卒者視傳聞相萬矣興祖世其業翹楚其
徒學既精習次復疏落瘡人疾不計利凡醫靳其方至
鑿梁柱藏之不示其家人夫方出於醫家則方固可信
也不私其利而欲人得之其心抑可嘉也予之居去張
不數里老穉小失天和率倚於張靡疾不平然則其父
祖所傳益可證也用者勿疑焉

送王狀元歸天台序

天台王君寶慶丙戌進士第一人僉書威武節度判官
公事其年十月十七日來訪謂期集已事今將束書而
歸念無以寓其卷卷也於是為之言曰方歲孟春天下
之士雲集京師求試于春官者不啻萬人而君以宏才
正學裒然為舉首今歸也天台之山川草木咸添秀色

而里中父兄弟連車接袂相與迎且賀於里門之外
且家誡其子若弟曰讀書應舉不當若是邪嘻亦榮矣
然嘗攷建隆迄今凡百一榜舉首百一人其爲台輔者
六人執政十二人自餘登法從者殆不勝筭先正有言
士之膺是選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
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
哉斯言萬世不易之論也僕故取而書之以當贈言

送章景韓序

景韓與其子及其鄉之英將並試于儀曹邑大夫東海
劉公設河南縣尹之燕侈其盛而送之酒三行某酌而
祝曰景韓賢者也招英雋館之門身親之子弟從之鄉

之願學者悉歸之今遂與其子與其鄉之英若董與盛
皆嘗學于其門者聯貢于上京嘻景韓賢者也又酌而
祝曰聖朝重科目太宗伯以進士姓名來上則練日
選辰皇帝夙興御集英殿新進士繇麗正門魚貫而
晉肅班廷下親承天問其如董仲舒劉蕡正學以言無
如公孫子曲學以欺世乎又酌而祝曰唐昌繇唐武德
以來未有以進士起家者今景韓與二子與其鄉之二
英耕破天荒之後則家傳詩書人拾科級一枝僊桂香
滿唐昌則人顧不推所自來者乎則又酌而祝曰明年
之夏景韓與其子與其鄉之英青衫快馬聯騎而歸某
與劉公與其邦之父兄子弟相迎於縣郊之東否則是

時某且代去亦當會景韓於脩門醜酒擊鮮爲景韓喜
以道今日之事去去鵬程闊酒行可以起

送李童子序

予比歲每見童子大抵神氣懍懍膚血不克往往後日
成就缺如也今李神童則不然目瑩而神全體克而氣
實固已具干雲蔽日之姿矣養而成之則父兄責也今
旣被命榮還矣其務深居簡出特其食飲起居使之葆
育天和者數年然後教以六經大旨輔以百家雄辭又
涵漫醲郁者數年然後作爲文章以與秀雋角逐於禮
帟吾知前無晉敵而後之植立尤未易涯也老鳳挾雛
以歸徵序於予予不能爲高論也於是因詞以送之嘉
禾戢戢蜂方乳請君移植白堊圃沃以詩書詞翰雨培
以陰功厚德土十風五雨詞堯天家家高廩若雲連如
云未長摠其巔願君毋若宋人然

送吳進士序

揚子雲有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故
天文地理曆象術數風雲占候醫藥卜筮古之儒者未
嘗不兼通之先漢去古未遠子雲之言蓋記古之儒者
之事也司馬子長始裂爲九使之各爲家爲流而後道
術裂矣然論司馬季主與夫醫者越人之事猶有深意
未始不並行而不相悖後世作史者不以郭景純傳之
技術其源流固有所自也由唐以來開裂尤甚殆不可

合矣而韓昌黎之說則以謂為君子者必於是而兼通之否則不足為君子焉然則孰非士之所事邪里中吳君炎一日來見儼然衣冠鏘然容止琅然論議則固儒生也又一日以長牋為覘展而視之則出入卦例布列形勢點龍發穴覘風察水則又有陰陽家老師宿學之所不及者其謂世之儒者不能兼而合之乎予欲招而館之使之解經記史抽發文思為童幼師暇時休日則與之登高涉流步龍崗而窺鳳穴顧不一舉而兩獲哉叩之吳君則今歲已有他諾無及矣姑志吾之所欲者以俟他日焉未晚也

送方生序

天之賦予於人於物者常劑量之不使之偏瞽者審於音聵者明於色非其專也虧其一則優其一受命之初則已然也方生展局布子推人之命孰為賢孰為不肖孰為貴孰為賤孰為貧孰為富孰為壽孰為夭舌端滾滾如翻浪迨十數載後無一不疇予聞而異之屬予甥婿汪德明導之使來比至而眎之則瞽者也嗚呼天之塊圪無私號曰大鈞固若是邪然亦有不可曉者予野人也性之所根分之所定唯在山之南水之北耳此予之所謂天賦者今乃出沒塵土五六十年而不得返何天之說至是而不行邪生其為我計其期使予得以如其期而遂其志他日萬松之下當為生作傳也

送吳進士晞之序

盧扁之權與宰相等然皆非學不能也蓋專神工奪天命非學可乎延陵氏世兼之頃年於臨安識其家一二子弟往往人人自握靈蛇其擅美休寧也宜哉或謂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其然乎學進則藝進藝進則道亦進形而上者即形而下者未易岐而二之也不然則洙泗一貫之說其迂乎惟其勉之而已

相者張仲思覓序

孔明公瑾祖豫州謝幼度諸人固未嘗死但浮沉梁益荆吳耳如君眼明不患不識但患足未徧耳盍行乎儻得之悉與俱來

十二卷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三

題跋

跋同年楊貳卿其先寺丞誌銘後

直道之難行正人之難容所從來久矣而况姦人盜柄之時乎公以岷峨之秀召至天子之廷風節堯然議論鯁甚知其不與柄國者合也卒自請去之餞酒千鍾道路嘆息出處之際從容可攷然則公未為不遇也矧公有子今以謀猷言議為名從臣然則忠誼潤澤固深長若是邪於此可以觀天人之際士宜知所擇哉

跋故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謚忠愍程公誌

銘後

人主以禮義待士大夫以忠孝厲風俗故天下有變而人心不搖士臨死生而大節不屈夫苟諛佞貪濁之夫尊顯得志而正直公方之士排抑不伸風俗一成百年不變求其如公者不可得也雖然崇其號者美名也錄其孤者寔德也名與實稱然後可以示勸厲所捐者細而所關者大上之人其加之意焉

跋林府君誌銘

三代衰士習變講說浸盛踐行日薄聖人有憂之故平君語其學徒不曰行有餘力則曰恥躬之不逮不曰有能一日用其力則曰躬行未之有得所以警策萬世者

詳矣盡矣而後之學者窮年白首焦唇敝舌祖述虛無轉相傳授曰吾將以窮性命之理中下之士樂其說之易也遂相與躍然和之曾不思理義之學洙泗抽其機孟氏抉其秘學者讀而習之則德可神道可顯脩身齊家致主澤民沛然有餘用矣而又安用爲是無用之空談哉予以兼官玉牒叔全爲宗丞日相款也暇日出其先府君行狀志銘一編展而讀之則知公之學始於身行於家信於友朋而孚於鄉黨禮部侍郎袁公狀其行攻媿先生樓公志其墓二公敬愛之辭如出一吭蓋二公偉人也夫豈輕於與人哉非公之道行於人乎二子一孫踵取儒科而季子叔全燁然朝行爲國珍噐非公

之道通於天乎脩身謹行本於宮廷之間而成效大驗見於天人之際聖人所謂躬行君子未之有得者謙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安知後世無下馬仲舒之墓者邪

跋東坡莊引

前志有之昔之聖人範金作鼎以燭以燭以事上帝以奉宗廟而其烹飪之大者則以之養聖賢隆古盛時野無賢遺賢無家食降及三王率繇是道漢唐而下薄矣且公以直道峻節被遇先朝神考知之宣仁太后知之未爲不辰者讒口嗷嗷放逐無寧歲乃崎嶇齊安荒城敗堞之間折荆榛驅瓦礫然後得平地手鉏之歲取麥麩以自給已而又於陽羨之鄉區區然爲百斛之謀亦可悲已而當時大鼎肉食者尚仇之不置雖然公天人也一死生齊榮辱久矣飲水如漿食莧如羊有此百斛豈博萬鍾攷德問道者當於是而觀焉又嘗竊聞之岫嘸遺碑聚見博古之室平原手帖多歸忠諫之家叔全珍此其賢蓋可知已

跋趙承宣拱督府檄

檄不易爲也昔人定三秦曉巴蜀一諸鎮折強虜必擇當其筆者爲之否則志慮不宣辭氣不揚觀聽之間弗孚弗竦將何以懷荒忽之異類當百萬之雄師哉侯晉人今居南鄭世儒學熟古今治亂氣直膽張語及疆場則髯奮如戟長刀大劍犖犖牙頰間故其發爲辭章峻

厲雄竒援摠精切可以沮金石而撼風雨聽之者安得不馳志伊吾之比哉嗚呼日晦而光洞霆蟄而聲薄人心久鬱一發不可制行當有取侯此檄三釁三熏而禡軍牙者

跋楊文公真墨

富貴百年事功名千載人後世有作者不易斯言矣且公在祥符間與欽若輩比肩于朝今二百年而公之字畫猶爲人所重彼欽若輩姓名今皆安在邪雖然顏魯公之字人謂其筆端挾忠誼之氣然則豈其字之重哉士當知其所以爲重者矣矧公之孫爲掖垣掖垣之孫爲今刑部尚書郎刑部儒雅飾吏士林推許然則天之胙忠義烏有終窮邪

跋山谷兄弟山礬梅花圖

瑒類德人梅稱勝士品雖不同清淑所寄我相昔人好竹而清好桂而神好菊而隱好萱而慈好之伊何染懿餐和不知瑒之爲馨我之爲馨邪梅之爲潔我之爲潔邪故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

跋王魯公北使口宣詞藁

右宣辭廿有七乃左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在翰苑時手筆也大抵作文非難知變爲難蓋千篇一律昔賢所病儻胷中有數萬卷則筆下肯尋舊籬落哉顧此二十七篇同一題耳而神竒變化各出機杼了不相沿亦可以

占公之所緼矣頃有爲東溪楚詞者凡數十篇如印印泥吁安得使之一見斯文哉

跋孟東野集

孟郊字東野其父廷玠選爲崑山尉郊生於崑山郊有詩詠終南言家家梯空碧詠爛柯言跨虹之勝年五十始應舉則平生履蹟盖徧西北東南矣僅一尉溧陽而鄭餘慶再辟從事興元行次闕鄉而卒總六十四張籍請謚貞權先生韓愈爲墓銘無子二季鄭郢又在江南其窮獨匿若是邪蒼頡制字鬼夜哭龍潛藏豈非東野平生穿天心出月脅固宰物者之所不恕邪士之微幸逢辰取數已盈而猶嘆於不遇者亦可以自警矣少陵

之材有怒霓抉石復有鸞輅紆徐有廊廟雍容復有佩劍磊砢郊有是乎一於寒且迫而已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發爲詞章見之氣兒曾子謂出辭氣斯遠鄙暴士其可不知所養哉

跋梁衡山德政碑

公之爲衡山人宜其教績聞甚休邈其設施於二年之間唯曰誠而已誠天道也而况理一邑乎初縣有宿租嘗弛征矣州使復征公曰吾寧去耳信不可失卒不征也州有貨心也然皆終於孚者人有此誠也公捐一身爲百里蔽民惡乎不感感與否公不計吾知盡吾職耳

聯篇累牘伐石紀政豈公志哉京秩必試邑試必三年
法也法不足以興起人心故借賢而材者時於法之外
而表異之故公獨二考召入王朝然則天下之爲縣者
孰不自厲求爲梁公哉民邦本也令民司命也若昔治
平率由州縣始他日家龔黃人卓魯自田里亡愁恨克
而至於變時雍吾將於衡山書始焉公爲人質厚不
裸器度隆然大可以有受其可觀者將不止於爲縣而
已

跋丘氏家則

祖考之貽訓孫子之率循咸欲至于千萬年而勿替者
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梅山之家則大而烝嘗微而汛掃
靡慮不周其用心至矣爲丘氏之子孫者無負乃祖聿
脩厥德使梅山之族遂爲標表則今日所以作則之意
也問他人言渙若不聞聆父祖言竦然知敬此人之至
情也尚安用予言哉予未能盡齊家之道因梅山而有
感焉故聊以識吾心耳

跋胡氏教忠集後

歙山峭深代生偉人公鍾其一用胡未伸宣和靖康疇
爲柄臣浩浩風波濟川莫任公以諸生顧欲請行維彼
柄臣顏其盍頽公孫禹臣比從交鄰詹言故宮歸而含
辛忠義之澤後當益振

跋僧知雲草書南嶽草菴歌

予嘗謂篆依於科斗隸依於篆楷依於隸行依於楷而草又依乎行也由唐以後神於險怪聖於徑省離其本真鑿空營結秋河明滅春霧霏微甚者至不能自辯此坡仙所以起惝惚之愁也南嶽此歌人能背誦故今讀之乃能纍纍若貫珠然予頃歲嘗評師草矣今又十年尚未離此業蓋吾法本空吾字本幻投其筆火其書宴坐焚香遊神太虛故紙敗墨勿留吾廬師當是時又豈神品之所能拘

跋趙史君詩集後

三百篇既亡至少陵而中興焉自是而後如蜩如蟬矣忽得此編讀之一快也如擬古諸篇精深簡遠超然有河梁風氣蓋古人之詩不徒作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者無罪聞者知戒是編之詩真有六義之遺風焉於是三詠三嘆而爲之繫于末簡

書歐陽脩撰誥後

頃讀骨鯁集頗恨見陳公東書而不見歐陽公書今觀許公翰哀辭乃知二公之書大旨畧同國家涵養士氣至是百七十年矣而當時乃僅得二公焉豈士氣固難於振而易於沮耶士大夫當有事之時同吭是非俛嘿就列蓋啗於美官而休於鈇斧陵遲至是皆權臣寔爲之夫作成於君上而脅制於權臣祿食者已無足望而鳳鳴一端乃間出於草萊豈非祖宗涵養之澤而人心

不可泯沒之天耶嗟夫上恩寧失於寬臣言寧失於過
至於勢可以達乎上下而謂之宰相者與其蔽忠言而
悞國事孰若屈吾身而伸公議有如千古鳴犢之事彼
固不以爲意而追表旣行孤忠益白則當日姦夫之臭
不知何時而歇然則學於吾聖人而相其君者得失重
輕亦可擇於斯矣然自二公而來今又百年曾未有以
忠言言而蒙僇者士氣盍少振哉

書李統制大父武義公死節事後

唐人謂武人輕於死以取名惜乎其未見李公之所以
處其死也觀其先事度宜規模深遠使當時受者如流
則志成烈章寧止以一死報國哉雖然公亦藉一死以
留吾心也凡後之有志者拊吾事而感吾心則其事猶
可爲也然而士之抱負志畧沈於下僚者每患於難知
比其感慨暴白則已患於無及公特則偏禪也握人物
之柄者其早圖之無徒搯遺編而太息則公之心有托
矣公有孫紹祖甚廉而仁與士卒同甘苦內外親之無
歸者衣食區處之常千指風誼潤澤固深長若此抑天
之報斯人常亡窮邪

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詩非徒作也有上下風刺之義焉亦非徒采也聞之者
必戒焉夫苟如詞人之靡作之而無補熄先王之澤采
之而不用則何取於作抑何取於采哉後唐明宗一日

問宰相馮道曰今歲豐登百姓贍足否道以爲豐凶皆病者唯農家爲然且舉當時進士詩五月糶穀二月賣絲之句明宗悅其詩命左右錄而諷詠之然不聞其有所賑恤也其眎今日因諫以述公之詩亟寬一邑之民力可同日論哉大抵東南一隅地未加闢而州縣汙吏征取日繁有能因公之詩量入制出去其太甚如經總月椿者此東南生靈曉夕之望而不止乎一邑也或者猶謂吳粵錢氏之奉版籍也稍減其賦而江南李氏之歸疆土也輒增其額故錢氏之裔昌而李氏之後絕不知此邑胡爲而獨不減乃垂三百年而後公始及之邪然則邑之父兄子弟所以蒙被此詩之澤者可不家傳而人誦邪公之一話一言不忘斯民而命畜其年不竟其施天也午夜青燈掩卷三嘆

書六世祖析牘後

二府君諱亮都使長子也葬賜谷之北曰千富林三子長諱全次天有孫文昌三諱誠全子亦第二秘之六世祖也文昌亡傳誠卽三四承事與四二將仕之祖也仁宗皇帝景祐元年六月析二府君之貲產而三之距今歲已卯百八十五年矣每分爲田百八十餘畝山不預焉然止計稅錢十七貫是時經界未行所謂畝步率從約法聞之故老謂一畝當今之二畝有奇焉則是每分爲田四百餘畝止計稅錢十七貫所謂十七貫之科敷

乃止綿十二兩產錢三貫折錢三貫鹽錢一貫小麥八斗布二丈絹六疋紬三丈而已比今之賦十不能一是一時寓內康阜四戎咸賓而又乘輿服御衣至再澣被用黃紬故租輕賦薄以至若是民生斯時何異唐虞成周泰和之際哉蓋自晚唐以後世主庸昏兵革不息賦歛繁重生人之命如髮至于五季極矣於是我藝祖受天明命丕作民主取五季繁重之賦所以斷絕民生者一切解除之至于仁皇則休養生息蓋百年矣嗚呼仁哉柰何熙寧以來邊隙浸開言利者盛蓋至于今極矣暇日偶見當時析牘既興追遠之思復感世變之異故備書其後一以藏吾家一以歸三四承事之家後之有志

斯民者或於此有攷焉故備言之

書桃源居士汪公詩集後

桃源汪君以所為詩編示僕且欲僕附一言于編末僕未識汪君也意其為人清而不癯直而不訐峻而不異以山林之槁薄而能兼宗廟之雍容者乎不然何其言語文章之若是也然則龍溪之澤遠矣况其獨居龍溪而不去乎為名門之後者勉之

書紹興正論後

尚書金公不附檜者一閑十八年檜死方出此書乃缺之

書故友趙君善誤詞塲投卷後

予時居山間絕不聞知比相逢於建溪之上又失於刮
目平生一恨也洪字子大如有幾會當言之史官

書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錄後

按飛新傳在淮西日被御札十有五虜寇河南詔助劉
錡兩月之間被御札又二十有三厥後秦檜錄其家悉
歸左帑孝宗卽位飛之子霖抗章旬賜始復還之今此
軸唯二十二札而已古者撫士以恩御將以威今觀此
數札則高宗之所以待飛者可謂恩隆意縟不啻父子
飛當不知死所矣而飛亦激昂自任圖所以報高宗者
不爲不力始末十五年不爲不久而功業所就卒不能
如志君子思當日之變覽諸將之事未嘗不起千古之

恨雖然毋恠焉今又百年矣而狐鼠失穴苟活一旦可
謂極矣而罕木之尸今猶未鞭豈非天哉又豈非人哉
書和靖尹先生焯奏疏後

靖康初公以种公師道薦不起已而趙彬以劉豫僞命
招之於是犇走入蜀迨紹興初始赴行在用范公冲之
薦也盖公受學伊川伊川沒聚徒洛中者十餘年一時
縉紳想望其風采非以虛名取也比至闕庭所陳一疏
及與時相一書所以扶皇綱而立人道者萬世猶生亦
非徒出也賢者或出或處一於爲道而已豈曰徒名哉

書本草圖經後

圖經本草一部金陵秦丞相家書也予嘉泰甲子在建

康時得於粥故書者所用之紙間有大觀間往還門狀
又有一幅乃司馬溫公手簡溫公薨於元祐改元至大
觀已餘二十年矣黃鍾大呂不登清廟乃與瓦缶俱棄
道傍爲樵兒牧孺蹂躪是可嘆也按此書玉石部第一
卷未有胡壽成叔者記其書得於海陵劉夔夔得於晁
待制家劉謂兵革流落得之甚艱且再三丁寧加意寶
護胡又云予深佩其言觀者亦當珍愛之此紹興四年
五月三日語也又不知何時轉歸秦氏古書漸少可不
珍之官不隨出永留萬松書房書籍不分分必散落世
世付之知而好者庶不孤初藏之意也溫公手簡予已
付若愚本草圖經已付其屋

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

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當時服膺聖門
之士亦多矣而能自訟其過者寡蓋知訟則知攻矣千
百載之下乃有如公者卓然於霄堦間使生當晚周吾
聖人必不起未見剛者之嘆矣然觀公生平果何所愧
而歲晚乃有問公幾日出長安者曾不知公之謀歸蓋
未嘗一日不卷卷也彼君子哉蘧伯玉猶曰欲寡其過
而未能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令於國中毋謂我老而
不我教信乎人生有限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也彼皆
大賢大智也而猶加省若是吾儕小人可不知日厲而
夕惕哉故予讀君攻守之論謂非胷中知有千萬人吾

往之勇者未易至是也於是爲之嘉嘆書其後而歸之
若夫詩說首編推原四言五言之所從始至言也然未
知尚之以瓊英乎而與夫胡取禾三百困兮亦何俟乎
栢梁體邪昔人謂精學者如隙中觀日汎學者如空處
觀月真可以爲監矣

書朱文公與沙隨先生書後

沙隨承河南正派其學主乎力行眎後世諸儒徒以口
舌相授者萬萬不侔宜乎朱文公尊之以老而退然以
晚學小生自處也伊川亦嘗推尊安定矣曰出於安定
先生之門者千二百人皆卓然爲當世有用之才是皆
尊其學慕其人故公其論當時是之萬世信之也文公
此書往年沙隨之壻董李興嘗以示某爲書其末矣今
沙隨之孫仲熊又携以來仲熊知承其家且復津涯乎
澹貧不苟求沙隨之澤深長哉

書犁春謝耕道所藏朱晦菴夜嘆長篇後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昔
人固同此感也然揚子雲有言人羨久生將以學也生
而不學何以生爲嗟乎學乎夫豈角無用之空談乎善
乎歐陽文公之論曰學問足以潤身政事乃能及物文
公所至興利除害孳孳然以惠民澤物爲事又豈以口
耳三寸之學教學者哉煉形羽化真寓言世間那得有
神仙要須力穡乃逢年畫犁十載甌空懸君不見黃鶴

樓前金色鮮何如歸煮白石員

書陳忠肅公尊堯書後

金陵半山寺王荆公故宅也頃於其寺見其象漫面不
髭氣狼而盈故上不知有君父中不知有賢者下不知
有生民傲兀冥行畧無旁忌睹象誅心令人鬱然讀了
翁尊堯一書千百世之下聞者爲之興起

書金華義役冊後

世謂三代以後世變益下人心滋玩吏治難興噫有是
哉凡所以若是焉者吏弗良耳吏之所以弗良者實意
不克而或作或輟念慮弗一而乍公乍私如是而尤諸
人諉諸世可乎哉今宗正少卿王公起金華之義役也

殫心計於始終而無勤怠之間捐公帑於左右而無不
均之患且復條畫精詳防閑備具宜乎七邑如一家千
萬人如一心則亦千百年當如一日矣夫有田則有賦
有力則有役民未甚病也自銅符墨綬之非其人也征
歛之苛符移之迫或先辦以要譽或厚橐以自豐然後
僭然罔聞縱吏漁獵於是役者病矣故富者避之貧者
困之累月連年爭辯不休而生理蕩矣不睹爭役之害
烏知義役之便哉役便矣惟令也奉法循理以役之而
無敗其成儻朝廷又以金華市田之法徧下郡國使寓
內州縣皆則而行之則均四海和兆民乖爭之風熄輯
睦之俗成變時雍風泰和寧復有異道乎吾固爲天下

幸之詎止金華千里之幸哉

書崔尚書尺牘後

嘉定庚辰歲僕在姑蘇得同年崔正子尚書書云出守朱離之際諸州券直已靳不給募者散去此爲惡况嗟乎去來一理爾美惡一况耳今日之來即他日之往今日之美即他日之惡無來即無往無美即無惡正子自蜀歸屢召不至豈其一去來齊美惡至是而爲天游邪其視出於機入於機死生醉夢終不之覺者又天壤矣

書唐人絕句編後

壽皇朝有進唐人絕句一編者切謂可無進也頃在經筵嘗蒙宣諭比日作字頗多旦夕示卿等予即奏云雲

章宸翰固是帝王能事但只以祖宗朝觀之太宗飛白實在諸僭國悉平之後高皇草聖亦在中興已定之餘方今民貧兵困羽書旁午內脩外攘正軫聖衷若夫筆神墨妙遲於他日功成治定之餘未晚也上云極是極是予又記在講筵時嘗進進士聶夷中二月賣絲五月糶穀之詩欲寬民生之艱也又嘗進樓公疇耕織圖詩欲以見桑稼之事也每當講讀則又以寶訓故事錄爲小冊進之此外不敢有所進也

書張子西銘解義後

橫渠西銘其門人呂大臨與叔解釋甚明其後楊時中立疑問亦切伊川終以揚之疑爲非而以西銘爲繼孟

子之絕學要之汎愛者原道也親仁者入德也而西銘
固曰民吾同胞也物吾與也輕重劑量一字天淵不知
楊氏固何所疑邪惜乎年止五十八官僅登朝不一見
之設施耳然其志在經界則恐在今亦未易行也

書山谷帖後

右軍無筆法公孫無劍法司馬子長無史法不知皆何
從得之

兩曜列宿皆出沒瀛海然天積氣地凝氣乃獨不旋轉
邪寶慶丙戌五月望日平地湧水山多剝裂得非運動
之時邪七夕後三日記

長江大河泰山喬嶽皆浮寄水面而人生浮寄六七十
年乃動欲與天地等久日月長春使漆園禦寇諸子見
之則將如何分別小大年邪

書四家禮範後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古我先王未始加毫末於此也若
夫朝覲會同之節冠昏喪葬之常品節之潤澤之使之
各當其可各適其宜則聖人事也如其矯繞苛細雜以
不經則世俗之所謂禮而非聖人之禮也此書乃淳熙
庚戌予侍先舅太府丞宰大治之時命筆吏徐說編之
今俯仰頃耳已四十九年二外弟皆先逝筆吏徐說袁
抃亦皆不存戊戌九月十九日早偶見此書青燈熒然
為之感嘆

書皇朝文鑑後

文以鑑爲言非苟云爾也上焉者取其可以明道次則取其可以致治又次則取其可以解經評史又次則取其辭高義密而可以追古作者以模楷後學至若教坊樂語之俳諧風雲露月之綺組悉當削去乃成全書蓋草創於前者精擇未遑而討論於後者所當加審胡不觀楊子雲好深湛之思韓昌黎手不停披百家之編必有餘暇乃可評攷不然浩浩千古之作豈易去取哉而呂太史得年僅四十學者所以爲深惜之洙泗聖人也而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賢雖殊而老壯之候一也

書楊國瑞料院所刊遺教經

此編勸善戒惡不啻萬言然大旨不離乎仁義禮智信五字而已吾儒之道與天地並約之不盈一指之可彌六合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書大呂申公試卷後

文采有餘而器識不足駿發有餘而韜晦不足故曰有才者之言與有德者之言氣象蓋天淵也他日元命之壽夭功名事業之鉅細亦若天淵焉故予讀呂申公之試卷安得不爲之嘆息於斯

書熙寧六房分書後

神宗皇帝熙寧十年三月六房析高祖考二府君無兄弟未嘗分析一向因循以父諱全爲戶故今析牘亦云析祖而已計其年正王荆公退居金陵而新法方罷之時也荆公以二年叅知政事卽事紛更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相位出知江寧八年復相九年以子雱死又求去判江寧十年退居新法之禍京畿爲慘不知是時江東被害淺與深耳蓋良吏行之輕則民之被害也猶淺若又加之以酷吏奉承則民不勝其毒矣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三終

